

說

庫

第三十五冊

學海考

圃槎槃

餘餘餘

力錄事



學園餘力

明姜南纂

文正碑語

宋范文正公嚴子陵祠堂記其末系之以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按唐李陽冰括蒼馬夫人廟記其末亦係之歌曰鶴山蒼蒼鷗水茫茫陰府助國兮於時彰彰福我鄰邦兮民斯永康仙兮仙兮與日月而齊光文正前二句與李之前二句不甚相遠也文正固非蹈襲者然以辭義較之文正勝於李多矣

桃源詩

碧天道人潘氏者赤城留鶴道人潘應昌之女也嫁裴致中善吟詠其詠桃源一絕云千年老樹萬年山洞口仙娥白玉顏劉阮當時那得見浪傳浮跡在人間辭義既正可謂溫柔敦厚之作也

君子小人為學

君子小人皆能以學而自致其用君子為學格物致知多識前言往行以行其致君澤民之志小人為學記博而醜所以銜其才以聳動其上而陰欲得志以濟其奸邪

如宋陳彭年儉士巧佞與五鬼之列。其君非不知之也。知之而不疎之何也。抑以其才有以惑上耳。道山清話云。大參陳彭年以博學強記受知定陵。凡有問無不知者。其在北門。因使殿賜坐。對甚從容。上因問墨智墨允是何人。彭年曰。伯夷叔齊也。上問見何書。曰。春秋少陽。即令秘閣取此書。既至。彭年令於第幾版尋檢。果得之。上極喜。自是注意。未幾執政。吁。小人無才。焉能動人主。由是觀之。則人主之德在於別君子小人。而進退不可為其才所惑也。

胡端敏公推重林見素

胡端敏公世竄忠廉剛毅。謀謨廟堂。予鄉自肅愍于公以來。一人而已。嘗見其薦林見素揚遂庵疏。有云。俊雖執古。而時俗或不之喜。然其守政之節。則真宋璟也。一清雖諧俗。而士論或不之歸。然其濟變之才。則真姚崇也。人以為確論。及公謝病歸。見素亦致仕。以詩招公。公和之。有云。朝野正愁元老去。雲莊新報主人歸。又云。事業廣平真宰相。風流康節舊人豪。見素固天下偉人。公於見素。可謂心誠愛之者矣。公之可傳者。固不待詩。然詩亦渾厚莊重也。

淮南子。踰襲孟子

淮南子秦族訓云夫指之拘也莫不事伸也心之塞也莫之務通也不明於類也此數語全蹈襲孟子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之此之謂不知類也

韓魏公憂民

宋錢明逸久在禁林不滿意出為秦州居常怏怏不視事韓魏公聞之語人曰己雖不足獨不思所部十萬生靈耶吁魏公之言真宰相之言也然則近臣出補不以民事為心者豈非公之罪人乎

經言兵勢

五經中論兵勢惟詩為詳大雅常武之五章云王旅嘽嘽如飛如翰疾也如江如漢衆也如山之苞不可動也如川之流不可綿綿也不可翼翼亂也不可不測不可不克也不可濯征徐國孫子曰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陽動如雷霆尉繚子曰重者如山如林輕者如炮如燔二子言兵勢皆不外乎詩之意雖王霸之所以行師者不同其勢則然也

求賢

洪武元年八月上謂宣國公李善長曰治天下雖用匠手有規矩繩墨然後百度可

貞也。乃議建三省立六部。拜諫議大夫。設登聞鼓院。罷通租不征。下詔責躬。求天下巖穴深藏不售之士。顧元臣秦裕伯曰。斗米三錢。外戶不閉。朕力行三年。可以臻此至理。於是命學士詹同等十人。分行十道。訪求賢才而進用焉。

守官本土

國家之制。仕宦無官本土者。然永樂三年秋七月。以刑科都給事中西安楊弘為陝西左布政使。弘以本貫辭。上不允。文臣官本土者。僅此人。

不育子

蘇文忠公軾與朱鄂州書云。昨王殿直天麟見過。言鄂岳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一女。過此輒死之。尤諱養女。輒以冷水浸殺之。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閉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呻吟良久。乃死。天麟每聞其側近。有此輒馳救之。量與衣服飲食。全活者非一。鄂人有秦光亨者。今已及第。為安州司法。方在其母也。其舅陳遵。夢一小兒。援其衣。若有所訴。比兩夕。輒見其狀甚急。遵獨念其姊有娠將產。而意不樂。多子。豈其應是乎。馳往省之。則已在水盆中矣。救之得免。準律故殺子孫。徒二年。此長吏所得按舉。願公明以告諸邑令佐。使召諸保正。告以法律。諭以禍福。約以必行。且立賞。

召人告官賞錢以犯人及鄰保家財充。若依律行遣數人。此風便革。但得初生數日不殺。後雖勸之使殺亦不肯矣。自今以往。緣公而得活者。豈可勝計哉。今國家之律。故殺子孫者杖六十。徒一年。然浙江甯紹二府官民之家多諱養女。生即滄死之安。得以東坡之書告諸守土者。以行朝廷之法。

湯東甌壽考

國初東甌湯襄武王和起徒步至封公。沈毅質直勇而善斷。不妄言。入聞國論一語不泄於左右。行師受任有詔即行。不少顧家。臨敵果敢堅忍。未嘗挫衄。有語及兵書者輒笑曰。臨陣決機在智識敏達耳。何以泥古為。家蓄妾媵百餘。暮年皆散遣之。得賞賜多惠其鄉黨父老及孤貧無告者。責任公宰。及歸田里。見故交遺民。意懼如也。厥後羣公多先物故。惟公膺寵祿。至洪武二十八年八月七日薨。獨享壽考。以令名終。斯固保身之有道也。

國家大臣比蕭何

洪武丙申。大封功臣。上謂諸將曰。李善長雖無汗馬之勞。然事朕年久。給足軍食。其功甚大。乃封韓國公。浩文有曰。昔者蕭何有餽餉之功。千載之下。人皆稱焉。比之於

爾。蕭何未必過也。又太子太師戶部尚書郭忠襄公資洪武末為北平左布政使。文皇在潛邸。尤愛之。公有良言。無不聽納。及起義靖難。命公城守。撫輯兵民。供給糧餉。百費所需。未嘗乏誤。嘗以漢蕭何擬之。封湯陰伯。

不罪戴元禮

洪武三十一年夏五月。高皇帝疾大漸。二十四日庚午。輦出御右順門。召太醫院諸臣。詰其治疾無狀。敕付獄。正其罪。指御醫戴元禮謂侍臣曰。戴元禮仁義人也。無與汝事。勿恐。元禮頓首而退。帝即還內。後十有六日遂崩。

淺學之病

宋葛常之云。僧祖可俗。蘇氏伯固之子。養直之弟也。作詩多佳句。如懷蘭江云。懷人更作夢千里。歸思欲迷雲一灘。贈端師云。窗間一榻篆烟碧。門外四山秋葉紅。等句。皆清新可喜。然讀書不多。故變態少。觀其體格。亦不過烟雲草樹山川鷗鳥而已。而徐師川作其詩引。乃謂自建安七子。南朝二謝。唐杜甫韋應物柳宗元本朝王荆公蘇黃妙處。皆心得神解。無乃過乎。師川作畫虎行末章云。憶昔予頑少小時。先生教誦荆公詩。即今老舊無新語。尚有廬山病可師。不知何故愛其詩如是也。然常之讀

書不多。數語切中淺學者之病。

知君臣之義

宋僕射蘇公頌。元祐執政時。諸公奏對。惟稟旨宣仁。哲宗有言。或無對者。公奏事宣仁畢。必再稟。哲宗有宣慰。必告諸公曰。聽聖語。哲宗蓋默識之。後罷相。御史周秩嘗論元祐執政至公。上曰。蘇頌知君臣之義。與他人不同。吁。使元祐諸公。皆如蘇公。則可以免禍矣。

大臣妻入謝

宋大臣封拜。妻皆入謝。太皇太后。皇太后。及皇后。國家不行此制。按宋名臣遺事。呂文靖公夷簡。嘗簡肅公宗道。初參預政事。二妻入謝。章憲太后語之曰。爾各歸語其夫。王旦在政府多年。終始一節。先帝以此重之。宜為師範也。觀此可見宋有命婦入謝之制。

大臣用人正己

大臣之用人。取其正己。而不當取其順己。取其忘私。而不當取其徇私。苟非深知其賢。而以便己用之。則為私暱矣。為國豈不殆哉。宋范公祖禹除右正言。客有言於溫

公以公在言路。必能協濟國事。溫公正色曰。子謂淳夫見光。有過不言乎。殆不然也。溫公之喜如此。宜其為名宰相也。

出韻不停思

宋國學正陳蒙。輕財尚義。家世清白。一日有布衣持紙扇來謁。上書云。出韻不駐思。蒙以酸字為韻。令賦梅花詩。謁者輒應聲云。影搖溪脚月猶冷。香滿枝頭雪未乾。只為傳家太清白。致令生子亦辛酸。蒙大悅。歎其人而厚贈之。

覓句

唐末湖南天策府學士金華劉昭禹。字休明。工詩。有句云。句向夜中得。心從天外歸。其克苦如此。有詩三百篇。行於世。

蘇師旦贓賄

蘇師旦。本平江書史。韓氏仇胃。為副戎。籍之於廳。韓用事。師旦實為心腹。韓為知闈門事。猶在韓側立侍。造冒節鉞。韓則曰。皆使相也。始乃與之均席。由是海內趨朝之士。欲造晏門。而不得見蘇林者。子由之孫也。師旦以微賤附之為族。林遂以兄事之。師旦嘗以窘乏求金於韓。韓初不知其受諸將之賄。動以億萬。每贖俸金與之。謂其

出於真誠。及江上諸將致敗，而邱公密為督視，廉知敗將之賂，師旦尺牘往來俱存。因作書以遺韓，韓大怒，遂竄師旦於海上。嘉定初，下所編郡取師旦，師旦以韓念已必復召用，已而赴市，則曰：「太師亦如是忍耶？」蓋不知韓之已誅也。遂藉其家，得金箔金二萬九千二百五十斤，金錢六十瓣，馬蹄金一萬五千七百二十兩，瓜子金五斗，生金羅漢五百尊，各長二尺五寸，金酒器六千七百三十兩，釵釧金一百四十三斤，金束帶十二條。他物稱是。出四朝間見錄。吁！元載之贖貨，烏足擬哉。

內禪議所居

宋光宗內禪議修泰安宮。太上皇重於趨御，太學錄湯璣貽書趙汝愚，引唐武德九年八月甲子，太宗即位於東宮顯德殿。至貞觀二年四月乙亥，太上皇徙居泰安宮。甲午，太宗始御太極殿，則是聽政於東宮者三年，不遽遷高祖也。今日或可仿比別營聽政之所。上皇仍居大內，事體順甚。汝愚答書稱其援據精博，深合事宜。越九日，有旨秋暑方隆，太上皇帝皇后宜用唐武德貞觀故事，未須遷宮。因名宮以壽康，泰安之役遂寢。吁！璣能引古義以處大事，汝愚能用善以安國家，璣之學汝愚之德，其可與也。夫使無學而不能，用善者處此，其不失天性之懿也。幾希。

王葆敢言

宋秦檜嘗語司封郎中兼國子司業王葆曰。檜欲告老如何。葆曰。此事不當問葆。檜曰。他人不敢言。以公有直氣。故問爾。葆曰。果欲告老。不問親讐。擇可任國家之事者。使居相位。誠天下生民之福。檜默然。吁。檜之問。奸也。葆之對。實宰相之事也。檜豈誠於求益者哉。葆可謂不失其正者也。

士大夫善書

文皇時翰林善書。如解大紳之真行草。胡光大之行草。滕用亨之篆八分。王汝玉梁用行之真楊文過之行沈民則之真篆八分。皆知名當世。而胡解及沈之書尤為上所愛。凡玉冊金簡。用之宗廟朝廷。藏秘府。施四裔。刻之貞石。傳之後世。一切大制作。多沈之筆也。

陽虎曹操之言

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而孟子引之以論為國。曹操曰。寧我負人。無人負我。而陸宣公引之以論賑撫。曰。寧人負我。無我負人。蓋虎之言此。恐為人之害於富也。而孟子引之。恐為富之害於仁也。操之所言。乃奸雄之心志。宣公反之。則有帝王

之氣象也。

詩相似

劉得仁中秋月詩有云。一年唯一夕。長恐有雲生。司空圖中秋月詩有云。此夜若無月。一年空過秋。二詩句意全相似。

孔文舉

孔文舉非濟難之才。使黨於曹操。決不為也。操忌其異已。卒殺之。溫公作通鑑。不能改易前史。阿奉曹氏之文。為忠臣義士。洗雪其冤。而蹈襲虛誕。貶辭。筆之於書。是不知春秋之旨也。此義不明。其書何足以示鑑戒哉。

陳宮沮授田豐

陳宮沮授田豐皆亂世豪傑之才也。而託身非人。謀不得施。智不見用。徒殺其身。與自經於溝瀆者何異。可哀也哉。

夏忠靖公大體

以下四條見通鑑錄附此。

永樂二十年。雷震奉天。殿下詔求言。言者多云。建都北京非便。而主事蕭儀言之尤峻。上怒。真之極刑。時六科十三道。上言者。亦以朝廷不當輕去金陵。建都於燕。故有

此變。上曰。方遷都時。朕與大臣密議數月而後行。非輕舉也。科道因劾大臣。上御午門樓。命言官與大臣對辯於午門前。時都御史陳英等抗言。御史給事中白。而書生不知大計。宜加重罪。日將午。上命中使問大臣與言官對辯是非。諸大臣皆譊然。呼言官妄言。夏忠靖公元吉獨從容奏曰。御史職當言路。給事中朝廷耳目之官。況應詔求言。所言皆當。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合當有罪。中使以公言入奏。上乃命復出問之。公對如初。上悅。兩宥之。而言官無一人得罪者。或尤公背初議。公曰。不然。天威嚴重。吾輩歷事久。言雖失。幸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不小。衆始歎服。

推命

術者以干支五行推人命運休咎。往往有奇中者。自昔至今。如漢司馬季主。魏管輅。唐李虛中者。幾人哉。不可信者。千百皆然也。就日錄云。昔有軍校與趙韓王同年。月日時生。若韓王有一大遷除。而軍校則有一大責罰。其小小陞轉。則軍校微有譴呵。此又不知命以如何取焉。又鐵圍山叢談云。大觀改元歲復丁亥。東都順天門內。有貨粉鄭氏者。家頗贍給。以正月十五日亥時生一子。歲月日時。適與魯公蔡京合。其

家大喜。謂其必貴。時人亦為之傾聲。始年十八。春末出遊。馬忽躍入波中溺死。二事相類如此。雖使虛中復生。執此詢之。亦不能判其吉凶。二書酷排命之謬。最為有理。讀者當自見之。

萊公泉

武陵縣北六十里。有萊公泉。在甘泉寺。舊名甘泉。宋寇萊公準南遷。日過此。題於東楹。曰平仲酌泉。經此。回望北闕。黯然而去。未幾。丁謂得罪南謫。亦道經於此。題於西楹。曰。謂之酌泉。禮佛而去。後淳熙中。南軒張先生榜曰。萊公泉。觀萊公之去國。猶有忠不忘君之心。謂之雖若不以遷謫為意。其實勉強也。范諷詩云。平仲酌泉。回北望。謂之禮佛向南行。烟嵐翠鎖門前路。轉使高僧厭寵榮。崔嶧詩云。二相南行至道初。記名留詠在精廬。甘泉不洗天涯恨。留與行人鑒覆車。

學者當有守

趙忠定公汝愚。初登第。謁趙彥端德莊。德莊故餘干令。因家焉。故與忠定公父兄游。語之曰。謹毋以一魁冥胸中。又曰。士大夫多為富貴誘壞。又曰。今日於上前得一二語。獎諭。明日於宰相處。得一二語。褒拂。往往喪其所守者多矣。忠定拱手曰。謹受教。

前輩於後進如此。予見今之士。有以一第自驕。而取終身之僂者多矣。不但君相獎諭褒拂。雖說相談命之徒。有一言面譽之。則張大自銜。以夸於人。有學有守者。固不如此。學者當戒之。

文章關世變

以下七條見蕉庵曝背臆記附此

宋孝宗一日與崔敦詩論文章關世變。敦詩曰。臣觀建炎詔文。義理明而氣勢壯。使知天下必能中興。遂誦一篇。孝廟諦聽。天顏喜甚。又問曰。六朝五代之文如何。敦詩曰。六朝之文破碎。遂有土地分裂之象。五代之文麤悍。遂有草茅崛起之象。上嘉歎曰。卿論得此甚好。然敦詩可謂有識者之言也。

施錢修佛殿

宋孫莘老知福州時。民欠市易錢而繫獄者甚衆。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於莘老。莘老徐曰。汝輩所以施錢者何也。衆曰。願得福耳。莘老曰。佛殿未甚壞。佛又無露坐者。孰若以錢為獄囚償官通。使數百人釋枷鎖之苦。其得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即日輸錢。囹圄遂空。吁。今之富家巨室。為佛老二氏建琳宮梵宇。粧神塑像。動踰千金。為民上者。宜以莘老之法處之。

科舉年

國家以科舉取士。鄉試用子午卯酉年。會試用辰戌丑未年。蓋定制也。洪武三年庚戌始命天下鄉試。四年會試。後復停止。至十七年甲子復命天下鄉試。明年乙丑會試。自是間三歲舉行不輟。至永樂元年癸未。以內難初靖。至二年甲申會試。永樂七年己丑。車駕巡狩北京。停廷試。明年庚寅十一月甲戌還京。九年辛卯春廷試。至天順七年癸未二月。禮部貢院火。會試士有燒死者。不克竟考。明年甲申復會試。正德十五年庚辰會試時。車駕方南巡。是歲秋始還京師。明年辛巳春廷試。辛亥狀元吳伯宗。前甲申狀元曾榮。辛卯狀元蕭時中。後甲申狀元彭教。辛巳狀元楊惟聰。

曹操言君臣

曹操既以譖而殺崔琰。復以譖而廢毛玠。桓階和洽皆為之陳理。操曰。此捐君臣之恩義。妄為死友怨歎。殆不可忍也。吁。操豈知君臣之恩義者哉。豺狼其性。梟獍其心。虐弑天下之母。毒害人主之嗣。殘弑忠良。竊取權柄。為操臣者。皆賊之從也。操既不知君臣之恩義。則事操者。又豈知君臣之恩義。彼苟知君臣之恩義。豈肯捨獻帝而立於操之庭。甘心為賊之從哉。既立其庭。則死生以之。又何辭焉。若操者。可謂徒責

人而忘自責者也

溫公論漢昭烈即位

司馬溫公漢昭烈帝即位論專主勢力強弱大小而言。至於天地之大綱常。君臣之大名分。略不之及其云。漢傳於魏而晉受之。晉傳於宋。以至於陳而隋取之。唐傳於梁。以至於周而宋承之。故不得不以魏宋齊梁陳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年號。以紀諸國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別也。吁。曰帝曰主曰崩曰殂曰伐曰寇。非尊此而卑彼。何也。况其尊曹魏而卑昭烈。尤其著書立意之大失者。豈春秋誅亂臣賊子之義哉。

帝昭烈之賢

漢昭烈有三代帝王之資。有三代帝王之學。鄭康成陳元方不為無助也。觀其臨終敕帝禪之言。治而不亂。高祖光武有所不及也。天若祚漢。使之光復舊物。其治效宜不在兩漢之下矣。較之曹孟德分香賣履。孫仲謀委託非人。豈其儔侶哉。天厭大德。悲夫。

陳壽評三國

晉史官陳承祚作三國志。獨尊曹魏以天子之制。而等漢吳如春秋列國。義例不明。固不待言矣。然其評雖褒美魏武。不過一權謀之士。雖貶絀昭烈。猶謂其有帝王之風。而其評諸葛武侯之美。二國之臣。皆所無也。其謂應變將畧。非其所長者。承祚晉人為司馬懿與武侯相持。而作遜辭以溢美懿也。其隱然與昭烈君臣之意。往往見於志中。讀者自當見之。

學圃餘力終

明 吳郡顧 峴撰

僭耳。孤懸海島。非宦遊者不能涉。涉必有鯨波之險。瘴厲之毒。黎獠之冥頑。無法為茲守者。多不能久。久亦難其終也。余自嘉靖龍飛。承乏是郡。迄於丁亥。迺有南安之命。山川要害。土俗民風。下至鳥獸蟲魚。奇怪之物。耳目所及。無不記載。共幾百餘則。藏之篋笥。將謂他日南歸。客有詢及茲郡之畧。即舉以對。既而水陸跋涉。頗多散失。遂至湮滅無遺矣。今懸車去郡。倏有數載。不敢謂久而能終。但郡中事蹟班班。尚能追憶。撮拾數事。恍然猶在滄溟杳渺之中。因憇吹簫之失。用梓以傳。名海槎餘錄云。嘉靖庚子。吳郡匯堂顧峴識。

載酒堂。即蘇長公寓僭耳遊宴之地也。今有堂三楹。祀公像於中。元廉訪使伯琦周公。隸書碑文一道。列堂東隅。書法甚精。堂周遭有牆。相去百步。有塘。寬畝餘。水土深淺異處。蒲菰蘆葦之屬。最茂密。每春秋二祀。例率郡僚師儒會飲堂中。即漁此塘以為樂。名濁勞會。亦洗閩境諸祀之勞之謂也。故傳乳泉井。枕柳菴。茉莉軒。今皆湮廢。遺址尚存。

波羅蜜。樹類冬青。而黑潤倍之。榦至斗大。方結實。多者十數。少者五六。夥皆生于根榦之上。狀似冬瓜。外結厚皮。若栗蓬。多棘刺。方熟時。可重五六斤。去外殼。內肉層疊如橘囊。以其甘如蜜。故云。

黎俗藏置酒米乾肉衣布之屬。不于其家。必簡一高坡之地。離家百步內外。以草樹略加繚繞。迴護。葦置其中。名曰殷。雖村家叢雜。亦不相混。間有盜之者。每犯輒獲。法曰。遂距痕。即足跡也。余初不之信。因彼自服。而后然之。

佛桑花。枝葉類江南槿樹。花類中州芍藥。而輕柔過之。開時。當二三月之間。五色姍姍可愛。

儋耳境山。百倍于田。土多石少。雖絕頂亦可耕植。黎俗四月晴霽時。必集眾斫山木。大小相錯。更需五七日。皓冽則縱火自上而下。大小燒盡成灰。不但根榦無遺。土下尺餘。亦且熟透矣。徐徐鋤轉。種棉花。又曰貝花。又種旱稻。曰山禾。米粒大而香。可食。連收三四。熟地瘦。棄置之。另擇地所。用前法別治。大概土產多而稅少。無窮之利。蓋在此也。

蚺蛇產于山中。其皮中州市為綬樂器之用。其膽為外科治瘡癰之珍藥。然亦肝內

小者為佳。此地兼產山馬。其狀如鹿。特大而能作聲。尾更板闊。與鹿稍異。蝮蛇嘗捕吞之。從后脚而入。雖角實大二倍于鹿。毒氣可及。即時解脫。初吞時亦不能轉動。略向水次伸舒。消盡無餘矣。途人卒然相值。雖持木棍亦將無施。解事者執指大蛇皮木在手。一揮即止。可見物貴得其制。不在操利器也。

榕樹最大。其陰最密。幹及三人圍抱者。則枝上生根。綿綿垂地。得土力又生枝。如此數四。其幹有闊至三四丈者。持中通不圓實。陰覆重重。六月不知暑。木理粗惡。不堪器用。

青橄欖無仁。烏橄欖有仁。外肉取來杵碎乾放。則自有霜堆起如白鹽。名曰欖醬。二種俱野生。當四五月盛時。市人儘力取回。用支一年。不似吾江南之甚珍寶也。黎俗男女週歲。即文其身。自云不然。則上世祖宗不認其為子孫也。身穿花厚布衣。露腿赤足。戴漆帽。傍簪尺許雉毛二莖。披肩領間。可耻也。男子家富者兩耳復簪蓋口大銀圈十數。為富侈。

花梨木。雞翅木。土蘇木。皆產于黎山中。取之必由黎人。外人不識路徑。不能尋取。黎眾亦不容耳。又產各種香黎。人不解取。必外人機警。而在內行商久慣者。解取

之嘗詢其法於此輩曰。當七八月晴霽。遍山尋視。見大小木千百皆凋悴。其中必有香凝結。乘更月揚輝探視之。則香透林而起。用草繫記取之。大率林木凋悴。以香氣觸之故耳。其香美惡種數甚多。一由原木質理粗細。非香自為之種別也。深黎自藝嶺以北。有一種曰遐黎。其俗去黎益遠。習俗又相違。居常以椰瓢蔽體。更闕習弓矢。凡父母過五十。懼其老而衰也。則烹食之。云葬于腹中。以為得所。噫。天之生人有如此哉。

海槎秋晚。巡行昌化屬邑。俄海洋烟水騰沸。競往觀之。有二大魚。遊戲水面。各頭下尾上。決起煙波中。約長數丈餘。離而復合者數四。每一跳躍。聲震里許。余怪而詢于土人曰。此番車魚也。間歲一至。此亦交感生育之意耳。今中州藥肆懸大魚骨如杵臼者。乃其脊骨也。

海嶽乃水族之極大。而變異不測者。梧州山界有海灣。上下五百里。橫截海面。且極其深。當二月之交。海嶽來此生育。隱隱輕雲覆其上。人咸知其有在也。俟風日晴暖。則有小海嶽浮水面。眼未啟。身赤色。隨波蕩漾而來。土人用舡艇裝載藤絲。繚為臂。大者每三人守一莖。其杪分督逆鬚鎗頭二三支于其上。溯流而往。遇則並

舉鎗中其身。縱線任其去向。稍定時。復似前法。施射一二次。畢則棹船並岸。創置沙灘。徐徐收線。此物初生。眼合無所見。且忍鎗疼。輕樣隨波而至。漸登淺處。潮落。閣置沙灘。不能動。舉家分鬻其肉。作煎油用。大矣哉。

馬產于海南者極小。只可併之驢騾。而身稍長耳。毛片不殊于中州。當少剪線時。極駿可愛。然騎駛則無長力。上等價可四兩。尋常不出二兩。

黎俗二月十月。則出獵。當其時。各峒首會。遣一二人赴官告知。會但出每數十村。會留壯兵一二十輩守舍。男婦齊行。有司官兵及商賈。並不得入。入者為之犯禁。用大灰木枷脛及手足。置之死而不顧。何其愚也。獵時土舍峒首為主。聚會千餘兵。携網百數番。帶犬幾百隻。遇一高大山嶺。隨遣人周遭伐木開道。遇野獸通行熟路。施之以網。更參置弓箭熟閑之人。與犬共守之。擺列既成。人犬齊奮。叫鬧山谷。應聲獸驚怖。向深嶺藏伏。俟其定時。持鐵砲一二百。大幾百隻。密向大嶺舉砲發喊。縱犬搜捕。山岳震動。獸驚走下山。無不著網中。箭肉則歸于衆。皮則歸于土官。上者為麋皮。次者為鹿皮。再次為山馬皮。山猪食肉而已。文豹則間得之也。

新塲海三面山環。北一面。只三四里。通大海洋。內寬可百里餘。分藏新英南灘。上下

二十四涉。漁戶環列居焉。每風大時。蛋船四百餘隻。咸漁其中。風靜始出大海。可謂坐享無窮之利也。

海南地多煥少寒。木葉冬夏常青。然凋謝則寓于四時。不似中州之有秋冬也。天時亦然。四時晴冽。則穿單衣。陰晦則急添單衣。幾層。諺曰。四時皆是夏。一雨便成秋。又曰。急脫急着。勝如服藥。

相思子生于海中。如螺之狀。而中實若石焉。大比荳粒。好事者藏置篋筥。積歲不壞。亦不轉動。置醋一盃。試投其中。遂移動盤旋不已。亦一奇物也。

檳榔產以海南。惟萬崖瓊山會同樂會諸州縣為多。他處則少。每親朋會合。互相擊送。以為禮。至于議姻。不用年帖。只送檳榔而已。久之。多以家事消長之故。改易告爭。官司難于斷理。以無憑執耳。愚民不足論。士人家亦多有匿是俗者。

鸚鵡杯。即海螺。產于文昌海面。頭淡青色。身白色。周遭間赤色。數稜。好事者用金廂飾。凡頭脛足翅俱備。置之几案。亦異常耳。

海南之田。凡三等。有沿山而更得泉水。曰泉源。有靠江而以竹桶裝成天車。不用人力。日夜自車水灌田者。曰近江田。此二等為上。栽稻二熟。又一等不得泉。不靠江。

早勞隨時曰近江田。止種一熟。為下等。其境大概土山多。平坡一望無際。咸不料稅。雜植山萸綿花。獲利甚廣。誠樂土也。但其俗好鬪健訟。不容人耕耳。

石蟹。生于崖之榆林港。港內半里許。土極細膩。最寒。但蟹入則不能運動。片時成石矣。人獲之。則曰石蟹。相傳置之几案。能明目。

勞將軍廟。去城東隅六十里許。祀屋久廢。只隙地在焉。凡新官到任。必先此設祭。祀典不載其名爵。父老相傳云。此神乃馬伏波部下先鋒將方凱旋時。牽馬飲于河。馬忽覩水中影。雙蹄奮起。傷其陰而死。遂為神。余任時。彼中似例祀。祀畢。父老喜告曰。任內當大吉。未逾年。新守至。亦似例祀。眾咸驚報曰。祀器無故。自裂于案。任內當不吉。后歲餘守卒。此神亦靈驗矣哉。

茨竹。大如指。長逾二丈。節節生枝。文采。土人家用植于居之周遭。以代垣墻。雖雞犬不能踰越。陰森柔嫩。綠潤如沃。可愛也。

江魚。狀如淞江之鱸。身赤色。亦間有白色者。產于鹹淡水交會之中。土人家以其肉細膩。初為膾烹之。極有味。皮厚如錢。此品不但勝絕海鄉。雖江左鱸魚。鱸鰻之味亦無以尚也。

玳瑁產于海洋深處。其大者不可得。小者時時有之。其地新官到任。漁人必携一二來獻。皆小者耳。此物狀如龜。背負十二葉。有文藻。即玳瑁也。取用時必倒懸其身。用器盛滾醋。潑下。逐片應手而下。但不老大。則其皮薄。不堪用耳。

茉莉花最繁。不但婦人簪之。童豎俱以線穿成釧。縛髻上。香氣襲人。

酸笋大如臂。摘之用沸湯泡出苦水。投冷井水中。浸二三日。取出。縷如絲。醋煮可食。好事者携入中州。成罕物。京師勳戚家會酸笋湯。即此品也。

枕榔木類紛椽樹。樹杪挺出數枝。每枝必贅青珠數條。每條不下百餘夥。計一樹可得青珠百餘條。團團懸挂。若傘蓋然。可愛也。其木最重。番舶用為鎗。以代鐵。其鍾重鋒鏃。伴于鐵也。色類花梨。而多綜紋。

土菓曰陽桃。大如拳。綠色。明潤。五稜並起。劍脊中核如花紅子。味帶酸。宜於酒后咀嚼之。俗多用晒乾。作添案菓用。

儋耳與瓊崖。萬三處鼎峙為郡。因叅以十縣十一守禦所。其地孤懸海島。平曠可耕之地。多在周遭。深入則山愈廣厚。黎婺嶺居其中。以為鎮。自漢武迄今幾千年。外華內夷。卒不可變者。以創置州衛縣所。必因平原廣陌。故周遭近治之民。漸被日

深風移俗易。然其中則高山大嶺。千層萬疊。可耕之土少。黎人散則不多。聚則不少。且水土極惡。外人輕入。便染瘴癘。即其地險惡之勢。以長黎人奔竄逃匿之習。兵吏烏能制之。此外華內夷之判隔。非人自為之。地勢使之也。

荔支凡幾種。產于瓊山徐聞者。有曰進奉子。核小而肉厚。味甚嘉。士人摘食必以淡鹽湯浸一宿。則脂不粘手。野生及他種。味帶酸。且核大而肉薄。稍不及也。

黎村貿易處。近城則曰市場。在鄉曰墟場。又曰集場。每三日早晚二次會集物貨。四境婦女。擔負接踵于路。男子則不出也。其地殷實之家。畜妻多至四五輩。每日與物本令出門貿易。俟回收息。或五分三分不等。獲利多者。為好妾。異待之。此黎獠風俗之難變也。

芭蕉常年開花結實。有二種。一曰板蕉。大而味淡。一曰佛手蕉。小而甜。俗呼為蕉子。作常品。不似吾江南茂而不花。花而不實也。

椰子樹。初栽時。用鹽一二斗。先置根下。則易發。其俗家之周遭必植之。木幹最長至斗大。方結實。當摘食時。在五六月之交。去外皮。則殼實圓而黑潤。肉至白水至清。且甜。飲之可祛暑氣。今行商懸帶椰瓢。是其殼也。又有一種。小者端圓。堪作酒盞。

出于文昌瓊山之境。他處則無也。

凡深黎村。男女衆多。必伐長木兩頭。搭屋各數間。上覆以草。中剖竹下橫。上直平鋪。如樓板。其下則虛焉。登陟必用梯。其俗呼曰攔房。遇晚。村中幼男女盡驅而上。聽其自相諧偶。若婚姻。仍用講求。不以此也。

文昌海面。當五月有失風。飄至船隻。不知何國人。內載有金絲鸚鵡。墨女金條等件。地方分金坑女。止將鸚鵡送縣。申呈鎮巡衙門。公文駁行鎮守府。仍差人督責原地方。畏避相率欲飄海。主其事者。莫知為謀。餘適抵郡。咸來問計。餘隨請原文讀之。將飄來船作覆來船。改申一塞而止。衆咸稱快。

黎人善射。好鬪。積世之讐。必報。每會聚親朋。各席地而坐。飲酣。顧梁上弓矢。遂奮報讐之志。而衆論稱焉。其弓矢。蓋其祖先有幾次鬪敗之恥。射之于梁上。以記之。故云飲醉鼓衆。復飲相與叫號。作狗吠聲。輒二三晝夜。自云係狗種。欲使祖先知而庇之也。以次則宰羊。鬻肉。俵散。就近村落。無不踴躍接受。尅日起兵。讐家鬪之。亦如此間法。募兵應敵。遇有州縣公差。人役。樂請觀戰。兩家婦女。亦各集本營。當退食之際。婦女爭出營認箭。兩不拘忌。其俗云。男子讐。只結于男子面上。若及婦女。

則于其父母家更添讐怨矣其勝敗追奔亦各有程度不少踰之數中罹鋒鏑死者密以瘞之父母妻諱不悲泣恐敵人知其為不武也

翡翠生于深黎之茂林峻嶺人罕得見傳云晴霽日中始一出陰晦竟日不出小大僅伴梁燕羽翰五色離披可愛人必積久探視羅其巢始獲之也

儋耳孤懸海島歷書家不能備其黎村各一老習知節候與吉凶避忌之畧與厝不爽毫髮大率以六十年已往之跡徵驗將來固亦有機巧不能測處嘗取其本熟視字畫訛謬不可識詢其名則曰厝底記

儋耳七坊黎峒山水險惡其俗間習弓矢好戰鬥中多可耕之地額糧八百餘石弘治末困于徵求土官符蚺蛇者扇動諸黎遠邇響應得兵萬餘攻城畧地一方罹患鎮巡二司調動漢達官軍二萬員名會臨本境分作五道搗其巢第一道首臨落窰境黎首符那楠率輕兵據險迎敵官兵死者二千餘而分守重臣亦與難焉其四道聞風潰回此蓋輕率無紀律故耳勢日益猖獗縱橫四出無忌繼而請于朝命將益兵前部方入臨高縣境賊眾適至官兵中道截出一戰勝捷偏帥亦中流夫卒蚺蛇恃勇輕出逼奪民女為妾飲酒留連官軍踵其跡輕騎赴之謀渡

水脫走。誤投深澗。騎爭逐之中。箭死餘黨。招撫訖。嘉靖初。符蚺蛇從姪符崇仁。符文龍。爭立起兵。讐殺因而扇動諸黎。陰助作逆。余適拜官蒞其境。士民咸憂危。蹙額道其故。余答曰。可徐撫之。未幾。崇仁文龍弟男相繼率所部來見。勞遣之餘。知二酋已獲繫獄。故發問曰。崇仁文龍何不親至。衆戚然曰。上司收獄正嚴。余答曰。小事行將保回安生。衆欣然咸謝。郡士民聞之。駭然曰。此輩寬假。即魚肉我民矣。余不答。既而閱獄。縱繫囚二百人。州人咸賞我寬大之度。彼黎衆見之。盡闔首祝天曰。我輩冤業當散矣。余隨查該峒糧俱無追納。示喻黎老。各出長計。轉請海道明示黎衆。爭相告乞辜保其主。余諭之曰。事當徐徐。此番先保各從完糧。次保其主如何。衆曰諾。已而得請。從黎俱縱回。前此土官每石糧徵銀八九錢。余欲收其心。先申達上司。將該峒黎糧品搭見徵。無徵均照京價二錢五分徵收。示各黎俱親身赴納。因其來歸。人人撫慰。籍其名氏。編置十甲。辦糧除排年外。每排另立知數。協辦小甲各二名。又總置總甲黎老各二名。共有百餘人。則掌兵頭目。各有所事。樂于自專。不顧其主矣。日久寢向有司。余密察識其情。却將諸首惡五十餘名。解至省獄。二千里外。相繼牢死。大患潛消。后落窰尚黎聞風向化。亦告編版籍。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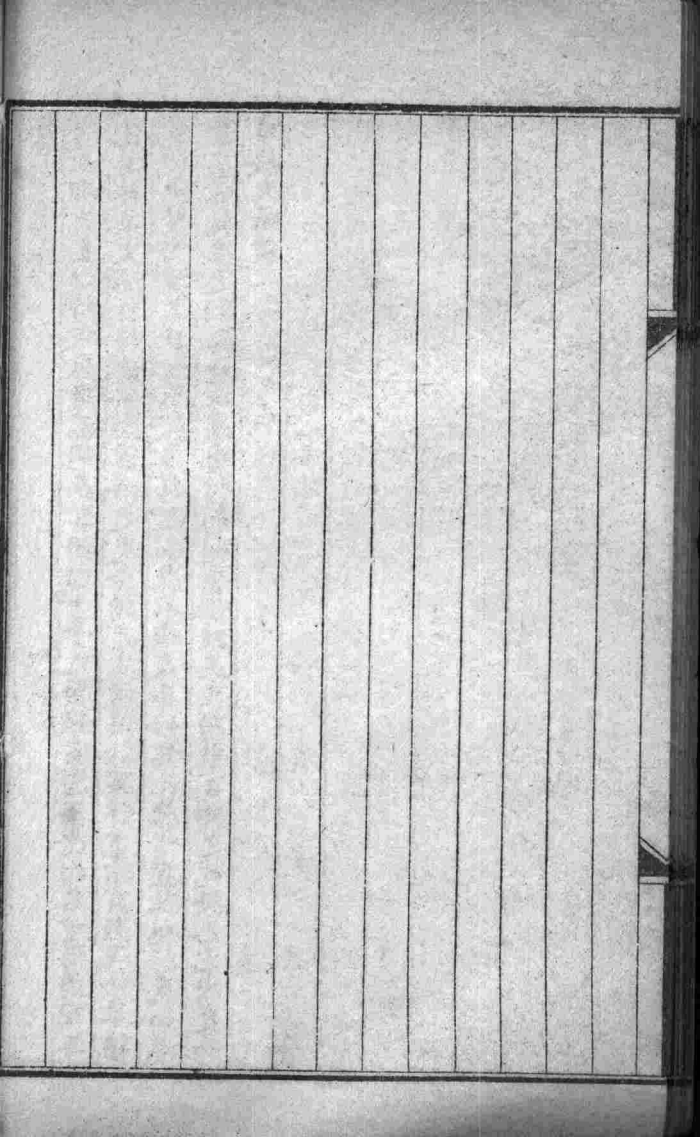
差訖州倉積存聽征糧斛。准作本州官軍俸糧數散地方平安。余后復從事廣西。竟有加俸二級恩命。檄未下而已轉官南安矣。

千里石塘。在峴州海面之七百里外。相傳此石比海水持下八九尺。海船必遠避而行。一墮即不能出矣。萬里長堤。出其南波流甚急。舟入迴溜中。未有能脫者。番船久慣自能避。雖風汎亦無虞。又有鬼哭灘。極怪異。舟至則沒頭。隻手。獨足。短禿鬼。百十。爭互為羣。來趨舟人。以米飯頻頻投之。即止。未聞有害人者。

海槎餘錄終

序

屠長卿先生以詩文雄隆萬間在弇洲四十子之列雖官途不達而名重海內晚年優游林泉文酒自娛蕭然無世俗之思今讀先生考樂餘事評書論畫滌硯修琴相鶴觀魚焚香試茗几案之珍巾舄之制靡不曲盡其妙具此勝情宜其視軒冕如浮雲矣茲先生之嗣孫繼序等重付剞劂屬予校正並題數言歸之乾隆乙巳季夏晦日錢大昕書



考槃餘事卷一

明 東海屠 隆著

書箋

論書

書貴宋元者何哉以其雕鏤不苟校閱不訛書寫肥細有則印刷清明况多奇書未經後人重刻故海內名家評書次第為價之輕重以墳典六經騷國史記漢書文選為最詩集及百家醫方次之文集道釋二書又其次也宋書紙堅刻軟字畫如寫格用單邊間多諱字用墨稀薄雖着水濕燥無湮跡開卷一種書香自生異味元刻倣宋單邊潤多一線字畫不分麓細紙鬆刻硬用墨穢濁中無諱字開卷了無臭味嘗見宋板漢書不惟內紙堅白每本用澄心堂紙數幅為副今歸吳中不可得矣次以活觀竹紙為佳鸞圖鵠白藤紙固美而存遺不廣若糊楮及以官券殘紙者則惡矣元補宋板遺缺其去猶未易辨國初補元板遺缺內有單邊雙邊之異且字刻迥別不辨自明矣近日作假宋板書者種種若舊初非今書彷彿或令人先聲指為故家某姓所遺百計瞞惑售者莫可窺測多混名家收藏者當具法眼辨証

刻地

凡刻之地有三。吳也。越也。閩也。蜀宋本最稱善。近世甚稀。燕粵秦楚。今皆有刻類。自可觀。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吳為最。其多閩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吳為最。其直輕閩為最。越皆次之。

印書

凡印書。永豐綿紙上。常山東紙次之。順昌書紙又次之。福建竹紙為下。綿貴其白且堅。東貴其潤且厚。順昌堅不如綿。厚不如東。直以價廉取稱。閩中紙短窄。蠶脆。刻又外說。品最下而直最廉。余篋篋所收。什九此物。若稍有力者。弗屑也。

書直

凡書之直之等。差視其本。視其刻。視其紙。視其裝。視其刷。視其緩急。視其有無本。視其鈔刻。鈔視其謄。正刻視其精粗。紙視其美惡。裝視其工拙。印視其初中。緩急視其時。又視其用。遠近視其代。又視其方。合此七者。參伍而錯綜之。天下之書之等定矣。

讐對

葉少蘊云。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書為貴。人不多有。而藏書

者精於鑿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誦讀亦精詳。五代時馮道始奏請官鑄板印行。國朝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刊鑿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為意。學者易於得書。其誦讀亦因滅裂。然板本初不是。正。無訛誤。世既以一板本為正。而藏本日亡。其訛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此論宋世誠然。在今則甚相反。蓋當代板本盛行。刻者工直重鉅。必精加鑿校。始付梓人。即未必皆善。尚得十之六七。而鈔錄之本。往往非讀者所急。好事家以備多聞。束之高閣而已。以故謬誤相仍。大非刻本之比。凡書市之中。無刻本。則鈔本價十倍。刻本一出。則鈔本咸廢不售矣。

藏書

藏書於未梅雨之前。晒取極燥。入櫃中。以紙糊門外。及小縫。令不通風。蓋蒸氣自外而入也。納芸香麝香樟腦。可以辟蠹。芸香即今之七里香也。

觀書

勿捲腦。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夾刺。隨履隨修。隨開隨掩。

則無傷矣。

出子昂書跋

帖箋

墨跡難辨

法帖真偽入手少不用心着眼即不能辨。昔張思聰善摹古帖。自名翻身鳳凰。最能亂真。唐蕭誠偽為古帖。以示李邕曰。此右軍真跡。邕欣然曰。是真物也。誠以實告。邕復視曰。細看亦未能辨。但稍欠精神耳。北海且然。況下者乎。

南北紙墨

古之北紙其紋橫質鬆而厚不甚受墨。北墨多用松烟色青而淺不和油蠟。故北搨色淡而紋皺如薄雲之過青天。謂之夾紗。作蟬翅搨也。南紙其紋豎墨用油烟以蠟及造烏金紙水敲刷碑文。故色純黑而有浮光。謂之烏金搨。

古今帖辨

古帖歷年遠而裱數多。其墨濃者堅若生漆。以手揩之。纖毫無染。兼之摩弄積久。紙面光彩如研。古意自然。故面舊而背色長新。其側勒轉摺處。並無沁墨水跡。侵染字法。且有一種異聲。發自紙墨之外。質薄者揭之堅而不裂。以受糊多耳。厚者反破裂。莫舉以年遠糊重紙脆故也。今之贗帖效南搨者。近似之。然以手微抹。滿指皆墨。效

北榻者敲法。入石太深。字有邊痕。用墨不勻。濃處若烏雲生雨。淺者如白虹跨天。殊乏雅致。大率皆以川扇紙竹紙用挂灰爐烟滌和水染成古色。表裡溼透。兩面如一。試以一角揭看。薄者即裂。厚者性健不斷矣。此俱以形似求之。若以字法刻手敲手揭法。過目翻閱。雖同一宋榻。而妍醜即別矣。

贗帖

吳中近有高手。贗為舊帖。以豎簾厚簷竹紙皆特抄也。作夾紗榻法。以草烟末香烟薰之。火氣逼脆本質。用香和糊。若古帖臭味。全無一毫新狀。入手多不能破。其智巧精采。反能奪目鑒賞。當具神通觀法。

藏帖

聚玩家評宋之書帖為最上珍品。以銅玉耐久。而書帖易敗耳。兼之兵火銷鑠。或散落俗家用。以覆瓿黏牕。故會業逢。不知其幾。故得之者。當寶過金玉。斯為善藏。

學書

吾人學書。當兼收並蓄。聚古人于一堂。接丰采于几案。手執心談。求其字體形勢。轉側結構。若龍跳虎臥。風雲轉移。若四時代謝。二儀起伏。利若刀戈。強若弓矢。點滴如

山頽雨驟而纖輕如烟霧游絲使胸中宏博縱橫有象庶學不窘于小成而書可名于當代矣。

淳化閣帖

宋太宗搜訪古人墨跡于淳化年中命侍書王著摹勒作十卷卷尾俱有篆書題淳化三年壬辰歲十一月六日奉聖旨摹勒上石用澄心堂紙李庭珪墨拓打以手摩之墨不汚手親王大臣各賜一本無銀錠紋初搨者上也不可得矣有銀錠紋而墨濃者次也淡者又次之今世所有皆轉相傳摹者翻本以泉州為佳宋搨泉帖亦不可得泉州今刻何啻天淵哉。

絳帖

宋潘思且以淳化帖增入別帖摹于山西絳州計二十卷北紙北墨極有精神帖比淳化高二字亦稱潘駙馬帖。

潭帖

淳化頒行潭州模刻二本與絳帖雁行慶曆八年丞相劉公沆帥潭日命慧照大師希白模刻增霜寒十七日玉濛顏真卿等帖風韻和雅骨肉停勻形勢俱圓頗乏峭

健之氣。蓋淳化之子也。在潭之郡齋。亦名長沙帖。紹興間第三次重摹者。失其真矣。汝帖

摘諸帖中字。牽合為之。刻河南汝州府。每卷後有汝州印。後會稽重模。謂之蘭亭帖。秘閣續帖

元祐中。哲宗除淳化帖外。增刻他帖于秘閣。謂之續帖。

淳化祖石刻

南唐李后主。命徐鉉以所藏法帖勒石。名昇元帖。此在淳化以前。故名祖刻。

太清樓帖

大觀年中。徽宗以淳化帖考選數帖。重刻于太清樓下。模自蔡京。志章草率。筆偏手。縱無復古意。賴刻手精工。猶勝他帖。亦名大觀帖。

淳熙秘閣續帖

孝宗命劉夬模勒禁中。工夫精緻。亞于淳化兩續。相去不遠。肥而多骨。乃失之。麓遂少風韻。亦名太清樓續閣帖。後重模刻于紹興府學。亦名續蘭亭。以其中有蘭亭也。今遷于潭州。

戲魚堂帖

元祐間。劉次莊以淳化帖除去篆題年月。增八釋文。摹於臨江官署。亦名臨江帖。在翻刻中。頗有骨格。澹墨搨尤佳。

淳熙修內司本

卷帙規模同閣本。而卷尾題字。乃楷書。非篆書也。

星鳳樓帖

宋趙彥約刻于南康。曹士冕重摹于南宋。趙刻精善不苟。曹刻清而不濃。亞于太清樓帖。

寶晉齋帖

紹興年間。曾之格刻于直隸。無為州學。多米芾所臨。在諸帖中為最下。米元章又云。羲之七帖。有雲烟卷舒翔動之氣。

百一帖

宋王曼慶刻。筆意清道。雅有勝趣。但刻手不精。

利州帖

宋慶元中。劉次莊以戲魚堂帖重刻于益昌。其釋文字畫較臨江稍大。

黔江帖

宋秦子明命湯正臣父子刻于長沙。即僧寶月古帖十卷。載入黔江之紹聖院。

臨武帖

較諸帖中。所增最多。中有右軍黃庭經。他本所無。博而不精。殊無足取。

東庫帖

世傳潘氏以石本帖二十卷。分為二。絳州公庫得其上十卷。絳守重刻下十卷。以足之。靖康兵火俱失。金人重刻者天淵矣。

賜書堂帖

宋宣獻公綬刻于山陽。有古鐘鼎識文絕妙。但二王帖俱不精。石已不存。後有重模本。

甲秀堂帖

宋廬江李氏刻。前有王顏書。多諸帖未見。後有宋人書亦多。今吳中有重摹者。亦有可觀。

一百十七種蘭亭帖

宋理宗內府所藏裝褫作十冊。希世之寶也。備詳南村輟耕錄。

二王帖

宋許提舉開刻于臨江。模勒極精。曰二王帖選。

蔡州帖

上蔡州重摹絳帖上十卷。出于臨江潭帖之上。

彭州帖

彭州重刻歷代法帖十卷。不甚精采。紙類北紙。

鼎帖

武陵郡齋重摹。石硬而刻手不精。雖博而乏古意。

鐘鼎帖

宋薛尚功編次鐘鼎彝古銅器銘二十卷。刻于九江府庫。臨摹極工。甚有古意。今多取便抄錄作十卷。以市于人。

四聲隸韻

書法極工。略似嫵媚。傳云。石刻于琉球。其搨法。紙色絕佳。

玉麟堂帖

宋吳琚模刻。穠而不清。多雜米家筆法。

以上諸帖。原石存者。十無一二矣。

石鼓文。史籀篆今重模北監

壇山石刻。周穆王時所刻。史籀吉日癸巳四篆字。絕妙。在直隸真定府趙州贊皇縣。

泰山碑。秦李斯篆。始皇封禪泰山碑石。在山東濟南府。

胸山碑。

嶧山碑。秦李斯篆。皆玉筋。煨于火。宋鄧文寶翻刻石。在陝西西安府學。宋李西臺翻刻在應天府學。中山東鄒縣亦有翻本。

章帝草書帖。

秦誓詛楚文。

淳于長夏承碑。漢蔡邕八分書石。在直隸廣平府學。

郭有道碑。漢蔡邕作文。隸書。在山西平晉縣。

九疑山碑。漢蔡邕文。并隸書。在廣西。

石經隸書。

邊韶墓碑。

即邊孝先漢蔡邕隸書在河南開封府東北五里

宣父碑。

蔡邕書在直隸真定府

師宜官八分書。

仙人唐君碑。

張公廟碑。

韓明府修孔子廟器碑。

劉耀井陰碑。

堯母祠碑。

北岳碑。

漢蔡邕隸

張平子墓銘。

崔子玉書

西岳華山廟碑。

漢郭香察隸漢人碑多不書何人書姓名者獨此帖耳碑在陝西華陰縣華山廟

以上皆周秦漢帖。

鍾元常賀捷表。

大饗碑。
薦李直表。

文皇哀冊文。

受禪碑。

上尊號碑。

在河南許州世傳受禪尊號二碑俱梁鵠書顏真卿辨為鍾繇書

宗聖侯碑。

魏文帝封孔子二十一世孫孔羨為宗聖侯曾子建作文梁鵠書在孔廟中

劉元州華岳碑。

以上皆魏帖。

吳國山碑。

王增恕延陵季子二碑。

以上皆吳帖。

蘭亭記。

王右軍作并書李龍眠畫流觴曲水圖後有虞夏曾宏父考究并跋在浙江山陰

筆陣圖。

右軍行書間有草字末云千金勿傳非其人也永和十二年四月十二日書在陝西西安府學

黃庭經。

金剛經。

唐僧懷仁集右軍行書石在陝西西安府雁塔下

樂毅論。

草書心經。

集王聖教序。

唐太宗作序高宗作記僧元奘譯多心經僧懷仁集右軍行書貞觀二十三年八月作咸亨三年十二月刻石字體道勁可愛石在陝西西安

府學

北岳醮告文。

周府君碑。

東方朔頌。

洛神賦。

較大令書稍大

大草書蘭亭。

恐非真蹟

集右軍書牡丹詩。

告墓文。

絳州重修夫子廟堂碑。

集右軍書

攝山寺碑。

智永集右軍書

裴雄碑。

興福寺碑集書。

臨鍾錄宣示帖。

平西將軍墓銘。

梁思楚碑。

集右軍書

楊承源碑。

集羲之歐陽詢褚遂良等書

改高樓碑。

王漢之陀羅尼輕幢。

建福寺山門碑。

集右軍書

羊祜峴山碑。

有二石一在湖廣峴山之上
一在漢水之濱亦名墮浹碑

包府君碑。

以上皆晉帖。

宋文帝神道碑。

齊倪桂金庭觀碑。

齊南陽寺隸書碑。

梁茅君碑。

張澤書

瘞鶴銘。

梁陶宏景書世傳在直隸鎮江府焦山寺山
足水中今不可得其字神妙見東觀餘論

劉靈正墮浹碑。

以上皆宋齊梁陳帖。

魏裴思順教戒經。

北齊王思誠八分茅山碑。

後周大宗伯唐景碑。

歐陽詢書

蕭子雲章草出師頌。

在福建福州府學

以上皆魏齊周帖。

薛道衡書朱厰碑。

張公謹書龍藏字碑。

魏瑗書上方土舍利塔銘。

史陵書禹廟碑。

虞世南書陰聖道場碑。

開皇三年刻蘭亭記妙絕諸本

以上皆隋帖。

唐太宗書魏徵碑。

李邕書李思訓碑。

雲麾將軍李秀碑。北海太守李邕行書石在陝西蒲城縣者最妙一在順天府良鄉縣學石刻不及

僧智永千文。一真行一行草末有大觀己丑薛嗣昌記石在陝西西安府學

盧府君碑。

陀羅尼經。

元度一人體書。石在陝西西安府香城寺中

僧亞栖千文。洛陽僧亞栖草書得張顛筆意若飛鳥出林驚蛇入草石

在北

李陽冰篆先侍郎碑。

郎官帖。張旭

張旭草書千文。石在陝西西安府學今亡缺過半

僧懷素三種草書千文。石在陝西西安府學

聖母帖。僧懷素草書願難識石在陝西西安府學

自敘帖。懷素草書。宋蘇舜欽補一帖。後有魏良臣跋。有建業文房印。石在陝西耀州三原縣臧氏墓上。

入市詩。

藏真律公二帖。僧懷素草書。俱存。絲字末有宋景祐三年馬丞之題。草書二十三字。亦妙。又有微仲書石在陝西西安府學。

心經。在西安府學。

褚河南忠良像贊。

枯樹賦。

虞世南寶雲塔銘。

夫子廟堂碑。虞世南書。真字。石在西安府學。

破邪論。

龍藏寺碑。

褚遂良文皇哀冊。

臨摹蘭亭。褚遂良臨羲之書。後有延陵之印。石在陝西同州學中。

臨聖教序。褚河南臨本。一在陝西西安府同州伴廳。一在河南歸德府州中。

蔡孝子墓表。

小楷陰符經。

草書陰符經。

小楷度人經。

紫陽觀碑。

真書千文。褚河南書。

虞世南龍馬圖贊。

李懷琳絕交書。

史惟則隸書千文。

于志寧十八學士像贊。隸書。

薛稷昇仙太子碑。

顏真卿元次山碑。

中興頌。

摩崖碑。顏魯公真書於湖廣沔溪崖上

汝南宮主墓志銘。

北岳廟碑。顏魯公書

單書千文。顏魯公書

戒壇記。

李含光碑。

祭伯文。顏魯公書

五言詩。顏魯公書

麻姑仙壇記。在撫州

爭坐位帖稿。顏魯公行書蓋初稿也中多塗改字體絕妙凡五碑正統中破缺多矣石在陝西西安府學

東方朔畫像贊。石在山東德州

顏氏家廟碑。顏魯公文并書碑四面環轉李陽冰篆額石在陝西西安府學

多寶寺碑。顏魯公真書石在陝西西安府學

放生池碑。顏魯公真書在浙江湖州府長興縣

千祿字帖。顏魯公真書小字別辨字之正俗顏元孫作石刻在四川潼川州

顏母陳夫人墓碑。顏魯公文并書石在河南鄧州 射堂記。顏魯公書石在浙江湖州府長興縣

祭顏杲卿并十三姪文。顏魯公行書石在陝西

昭仁寺碑。石在陝西

茅山元靜先生碑。顏魯公書楷并文一唐柳識文張從申書李陽冰篆額世疏三絕碑俱在直隸應天府句容縣茅山

西嶽書。

衛公李靖布衣時上西嶽書蓋厭隋亂其志奮欲有為而浴之神明之辭也其書亦佳石刻在廣西

金剛經。

柳公權書石在陝西興唐寺中

搗衣篇。

僧彥修草書石在陝西府學

崇州刺史碑。

張頌行書石在陝西三原縣北墓上

有道先生葉公碑。

李邕行書石在山東金鄉縣

房定公墓碑。

歐陽詢真書在山東

月儀。

自正月至十二月止凡二碑俱草書石在臨江府學

娑羅樹碑。

曹娥碑。

秦望山碑。

臧懷恪碑。

顏真卿書石在陝西耀州三原縣羽林大將軍臧氏墓上

岳麓寺碑。

李邕行書石在湖廣衡山之麓

李夢徵篆教興頌。

開元寺碑。

真書在西安府學

九成宮醴泉銘。

歐陽詢真書魏徵撰文在陝西鳳翔府麟遊縣

皇甫君碑。

歐陽詢真書字多損壞存者數十字耳乃干志等撰文在西安府學今石本是重模者

真書十文。

歐陽詢書

虞恭公碑

歐陽詢真書通動最妙此詢第一筆也世人貴尚惜熟落過平石在陝西郿州宜祿巡檢司

小楷心經

歐陽詢書

夢奠帖

歐陽詢書

金蘭帖

歐陽詢真書石在西安府學

鄠陽銘

歐陽詢書

唐太宗屏風帖

唐太宗李勣碑

城隍廟碑

李陽冰篆書在浙江縉雲縣

薦福寺碑

韓擇木八分書史維則篆額石在西安府景風街仁王寺中

韓擇木八分書臧希沈碑

唐元宗孝經

八分隸書註作小隸字末有御跋草書後具列廷臣官勳石在陝西

歐陽通道因禪師碑

詢之子

李陽冰篆書千文

石在西安府學

謙卦爻辭

李陽冰篆書石在直隸太平府蕪湖縣民家

元秘塔銘

侍書學士柳公權書石在西安府學

李晟碑

薛平碑

武侯祠堂記

元度八分書崔守成碑

唐明皇書金仙公主碑

隴興寺四絕碑

李華撰張從申書李陽冰篆法慎師書額

薛稷周封中岳碑

僧行敦書道教經

孫過庭書譜

王維書壽州紫極宮記

柳公綽諸葛廟堂碑。

牛僧孺隸書院羅尼經。

歐陽通益州碑。

熊君重修先師廟碑。隸書

索靖出師表。

褚遂良樂毅論。

李北海荆門行。

智永草書蘭亭記。

白鶴禪師墓靈記。隸書

以上皆唐帖。

孔子廟碑。僧夢英篆書石在西安府學

字源千文十八體。僧夢英篆書石在西安府學

蘇長公真書韓文公廟碑。石在廣東

醉翁亭記。蘇文忠行書石在江西吉安府學明倫堂

馬券。東坡書在揚亭陸宣公書院

魚枕冠記。

王郎帖。在襄陽府

歸去來辭。東坡行書石在江西南康府

袁忠觀碑。隸書

洋州圓池三十首。隸書

金剛經。隸書

楚頌帖。隸書

此君軒歌。

羅池廟碑。東坡真書石在廣西

黃浩翁書狄梁公碑。范仲淹作黃山谷真書石在江西九江彭澤縣

書評行書

大江東去詞。

米南宮章君表。

穹窿山賦。

龍井記米書

天馬賦米書

第一山米芾行書字方六七寸奇傑秀麗在直隸鳳陽府盱眙縣

祭端明書東園記。

閻古堂記。

嚴陵祠堂記。

冉宗閔宣廟門碑。

葛剛正續千文。

姜夔續書譜。

袁正己摩利支天經。

晚遊池塘詩。

食時五觀帖黃浩翁書

歸去來辭山谷行書在江西

山水歌米書

壯懷賦。

行書千文米奉詔書

孔子手植檜米南宮行書在孔廟

畫錦堂記蔡襄真書在河南彰德府

荔枝譜在福建

白從矩先師廟碑。

周越草書千文。

陶穀抄高僧傳。

佛印牛頌。

歷代鼎彝器銘誌詳尚功編次凡二十卷刻于九江府使庫

朱晦翁富貴有餘樂詩。

易繫卦辭說晦翁書蔡元定刻于湖廣明倫堂

拙賦周濂溪撰向子麻隸石在湖廣

岳鄂王像石在杭州西湖武穆王墓廟中

集蘭亭宋景定咸淳間賈似道命客參校諸本異同擇其字之尤精者輯成一帖用良工王用和刻之經年始成此本後有悅生堂印甚可寶也

以上皆宋帖。

鮮于太常進學解。

行書十文鮮于樞書

巖巖子山白石篇。

清風嶺詩。

宋仲溫竹譜。

雪賦。

七姬權厝志宋克做鍾字書張利撰文盧熊篆額在蘇州吳縣陳嗣初家

與俞仲幾書宋克做鍾字今仲幾諸孫俞珙勒石在直隸松江府

蘭亭十三跋宋克戲書趙松雪者舊藏華亭縣沈民望家正統中楊政模刻于郡後有訓導會稽陳賓跋

趙松雪小楷度人經宣德初直隸鎮江府元妙觀道士得之士中令在丹徒縣學經後有皇慶元年春正月九日三教弟子趙孟頫未有元翰林學

士袁梅跋其字又小

言偃祠堂記朱晦翁撰文趙松雪書石在蘇州府常熟縣子游殿前

黃庭經松雪臨右軍楷書石在北京國子監

樂毅論松雪臨右軍小楷石在北京國子監

七觀帖松雪小楷末有袁文清公題跋在浙江寧波府

佑聖觀帖在杭州

蘭亭十三跋趙文敏書

道德經趙松雪行書

真書千文松雪書

行書千文趙松雪書 借碑破碎令翻 刻有僧善故跋在松江府

大字千文趙松雪書 在四川蜀府

歸去來辭子昂行書 在蘇州崑山縣

金丹四百字趙文敏公書 在北監

春夜宴桃李園記松雪書

鐵佛寺鐘銘松雪真書 在松江府鶴砂報恩懺院

碎金帖

玉枕蘭亭趙松雪做褚河南歐陽率更縮木方四五寸 蠅頭小楷 一在臨江府 一在福州府學

真書千文鮮于樞書 在松江府

樂善堂集趙諸帖

吳衍篆陰符經

香陽君廟碑元明善撰 在饒州府

沈山寺碑

東嶽行宮碑元孟淳作 趙子昂行書 在浙江湖州府長興縣

小楷千文松雪書

元元十子像贊

洞元經

臨蘭亭帖趙文敏公臨定 武本在北監

臨座位帖趙松雪臨顏魯公帖 在北監 令亦不全

栖霞肝表松雪書 行草 在山東金鄉縣

示子手帖趙文敏行書 在臨江府學

趙仲穆義田記

雪菴顏院茶椽

玉翼篆

不自棄文

宋璉小楷書

書社出塞九首

宋仲溫做章草吳僧善啟舊藏此真跡模刻于寺在松江府

小楷孝經

顏輝書

四體千文

周伯溫書在江西鄱陽縣

張即之金剛經

志淳千文

隸書石在福州府學

石鼓臨本

舊刻宋東都時嘗鑄金填其刻文置宣和殿金人入汴別取其金而棄去之故自靖康上字分裂之後拓本絕不可得至元國子司業潘迪考訂音且中不可辨識者又三之一則亦久遠之驗也若今之轉摹者謬甚矣

僧訥草書千文

吳僧訥老學張旭懷素書上有晉陵孫仲賢跋語宣德間寺僧得之上中今在蘇州崑山縣

以上皆元帖

大字千文

中書舍人新安詹孟舉真書字兼顏歐虞柳在蜀府者為第一本宣德中袁旭刻于直隸寧國郡中亦佳江西諸本不及遠甚

送參政任冕詩

解學士大紳草書詩二首石在直隸松江府

第一山

太祖御書在直隸鳳陽府龍興寺中方一尺五寸

春夜宴桃李園記

詹孟舉書在蘇州府崑山縣

國朝尊崇孔子廟碑

詹孟舉真書在桐里大成殿前

易繫卦辭說

朱晦翁書刻在湖廣石久漫滅正統間知府周鼎重刻教授劉慶有跋

草書要領

五卷集晉草書為初學法

草韻

三種各五卷宋元有刻今吳中重厚

帝王聖賢將相像

自伏羲至元許衡凡一百一人玉林居士刻于福建廬峯書院

閣帖

松江顧氏潘氏得泉州舊刻較時本為佳

書法要覽

劉仲所真書在四川蜀府

國朝書法

石在浙江湖州

金剛經

本朝名人各書一段

東書堂帖

皇明宗室周府摸刻閣帖而增入蘭亭敘文并宋人書甚有雅趣近復翻刻其去周國又甚遠矣

停雲館帖

姑蘇文待詔徵仲得前人未刻真跡勒之于石翻本則不佳矣小停雲館帖文徵仲刻內多本朝名人筆跡

以上皆國朝帖。

國朝書家當以祝希哲允明為上。今之人不啻家臨池而人染翰。然無敢與希哲抗衡也。

文徵仲徵明以法勝。王履吉寵以韻勝。然文之書畫有親藩中貴及外國人。雖遺以隋珠趙璧而欲購片紙隻字。平生必不肯應。此文之名益重于世。宋仲溫克仲珩璫當與文王並駕之。四子者亞于祝者也。

陸子淵深。沈民則度。徐武功有貞。李貞伯應禡。吳苑菴寬五人。其又次者也。詹孟舉希原。解大紳縉。鳴于朝。周履道砥。盧公武熊。著于野。朝者廼當讓野。

杜環沈粲。楊士奇李昌祺。胡儼曾榮。李時勉陳敬宗。吳餘慶衛靖衛驥。劉珏張汝弼。黃翰張天駿蕭顯。邵文敬詹和。錢溥錢博。陳獻章。任道遜王守仁。金琮周倫。張雷凌。

安然許成名。許宗魯朱曰。潘王慎中楊慎。羅洪先陳鶴楊珂羅鹿齡。吳維嶽陳道復。王同祖袁襄王穀祥文嘉。陳鑿陸師道彭年。許初黃姬水張鳳翼。王穉登邢侗俞允文。莫是龍黎民表梁汝湯漢。吳大禮陸萬里。其又次者也。古隸在明世殊寥寥。聞惟陳璧文徵明文彭數人而已。

篆書李東陽滕用亨。程南雲金湜喬宇景暘徐霖。陳道復王穀祥周天球。署書詹希原夏泉。將廷暉朱孔暘。湛若水夏言方元煥張書紳。蘇洲王問俞憲。莫如忠陳爾見。

張天駿有廝養婢善書。觀者咄咄稱賞。能贅列紫微郎署分科木天。大可怪也。

朱孔暘姜立綱。皆據史筆。所謂南路體也。馬一龍用筆本流迅而乏。字源濃淡。大小錯綜。不可識。折看亦不成章。况多俗筆。方元煥張書紳蘇洲。皆近時書中惡道也。王逢年本有筆而雜用之。遂不成家。之數子者書不足法也。

李自實亦稱善書。為右都御史。坐寧藩事伏法。豐吏部坊改名道生。自負書數第形。樸既不美觀。加之狼戾難親踪跡。永絕此二人者。人品惡薄書不足道也。

以上評國朝書家

宋姜堯章蘭亭偏傍考

永字無畫發筆處微轉折。和字口下橫筆稍出。年字懸筆上湊頂。在字左人反別。歲字有點在山之下。戈口之右。事字斜脚拂不挑。流字內云字處就回筆。不是點。殊字挑脚帶橫。是字下正。凡三轉不斷。趣字波略少捲向上。欣字欠右一筆。作章草發筆之狀。不是捺。抱字已開口。六六矣亦字是四點。興感感字戈邊是直作一筆。不是點。未嘗不不字。反挑脚處有一缺。右法特舉其大槩耳。持此以觀天下之蘭亭。恐亦不失眠。

五字損本蘭亭考

湍流帶右天。五字有損也。

蘭亭摸本字考

癸丑二字。畧小而相連。崇山二字。傍註因寄。因字中改向之二字。痛哉痛字。悲夫夫字。斯文文字。皆改而筆畫重。視昔之下。圈去二字。曾不知曾字。旁註作僧字。東觀餘論云。晉史逸少傳。無曾字。乃徐僧權得之。用名字小印押縫耳。歲久止存僧字。後人不知。誤為曾字。脫落。添此字耳。

蘭亭諸本考

復州裂本首六行斜裂。第一行缺會字。又永字與二行會字。三行畢字。四行修字。五行爲流二字。正當裂處。十三行因字。內改筆作小仲字。十七行內之字差大。二十五行視昔下二字作圖。夫字上露初也字。末行文字稍重。廼景陵郡齋舊物。湮沒民間。宋紹興丁丑郡守何文度搜訪得之。

豫章裂本首行闕會字。二行亭字。三行群字。六行列字。七行幽字。九行勝字。俱有闕白。又九行觀字。十行以遊二字。十一行樂也夫三字。十二行抱悟言三字。十三行形骸之外四字。十四行其欣二字。正當裂處。餘同復州本。

江州裂本首行裂會字。五行缺湍字。六行坐其二字。七行詠亦二字。八行清惠風三字。九行之盛二字。正當裂處。餘同復州本。

鄱陽汪相家裂本首行缺會字。二行亭字。三行羣字。四行流激二字。七行幽字。九行盛字。十二行內字。十七行隨字。十八行猶字。廿二行若字。廿三行生字。皆有闕白。又其裂處正與豫章本同。後有圖書云忠衛社稷之家。

處州劉涇本云是巨濟刻家藏絹本。首行會字。全末題模家本。留刻仙都。又題紹興

丁丑蜀人劉溫字皆全。惟第三行畢字闕。

石氏肥本。云是石熙明摹刻。首行闕會字。筆畫雖肥。而意度亦有可取者。

不知處本。首行闕會字。其中多細裂。而意度亦好。淡墨本。前八行橫裂。一行暮字。二行亭字。三行咸集字。四行有字。五行流字。六行管字。七行幽字。八行暢仰二字。正當裂處。又十七十八行有細裂文。劉無言本。首行亦有會字。筆勢稍活動。當是重刻。褚本。褚本在宋時。初藏蘇氏。米元章以名畫易得之。極寶愛。後嘉熙庚子。西秦張清淑摹勒上石。不知無言何時又重刻也。

永嘉本。云是智永臨寫。宋紹興間。太守程邁刻真郡齋。筆勢雖縱逸。而未免失真。首行會字亦全。末有孫綽後序。是唐乾封二年僧懷仁集書。又有吳傳朋題識。具在右。諸本當以復州本為勝。次豫章本。次劉無言本。次北京本。其他皆不及也。

趙松雪蘭亭十三跋考

第一跋。三行繇字。大七八分。二跋。四行零四字。比上差小一半。皆繇字。三跋。七行作章草。與二跋大小同。四跋。二行作繇字。差小于上。五跋。一行半作繇字。比上又小。六跋。二行半作行書。比首跋差大。七跋。四行作行書字。比上差小。八

跋三行零二字作草書。比上差小。九跋三行半作小楷帶隸字。十跋四行半行
草帶草字書與昔人得古刻同大。十一跋二行小楷作隸字。十二跋三行作蠶
頭章草。十三跋三行作隸字頗麗。

考槃餘事卷二

明 東海屠 隆著

畫筌

評畫

書法六朝不及晉魏。宋元不及六朝。與唐畫則各自成佛作祖。不以時代為限。

王弼州四

稿部

賞鑒好事

書畫有賞鑒好事二家。其說舊矣。若求其人。則自人主侯王將相。以及方外衲子。固宜有之。張彥遠云。有收藏而不能鑒識。能鑒識而不善閱翫。能閱翫而不能裝褫。能裝褫而無銓次。皆病也。若寧庶人宸濠。嚴逆人世。蓋無富貴貪婪之極。而倖及於此。固不可以言好事也。

似不似

畫化趙昌意在似。徐熙意不在似。非高于畫者。不能以似不似。第其高遠。蓋意不在似者。太史公之于文。杜陵老子之于詩也。

古畫

上古之畫。跡簡意淡。真趣自然。畫譜繪鑿雖備。而歷年遠甚。筭素敗腐。不可得矣。

唐畫

意趣具于筆前。故畫成神足。莊重嚴律。不求工巧。而自多妙處。後人刻意工巧。有物趣而乏天趣。

宋畫

評者謂之院畫。不以為重。以巧太過而神不足也。不知宋人之畫。亦非後人可造堂室。如李唐、劉松年、馬遠、夏珪。此南渡以後四大家也。畫家雖以殘山剩水目之。然可謂精工之極。

元畫

評者謂士夫畫。世獨尚之。蓋士氣畫者。迺士林中。能作隸家畫品。全法氣韻生動。不求物趣。以得天趣為高。觀其曰寫而不曰畫者。蓋欲脫畫工院氣故耳。此等謂之寄興。但可取玩一世。若云善畫。何以上擬古人。而為後世寶藏。如趙松雪、黃子久、王叔明、吳仲圭之四大家。及錢舜舉、倪雲林、趙仲穆輩。形神俱妙。絕無邪學。可垂久不。

唐此真士氣畫也。雖宋人復起亦甘心服其天趣。然亦得宋人之家法而一變者。

國朝畫家

明興丹青可宋可元與之並駕馳驅者。何啻數百家。而吳中獨踞其大半。即畫諸方之烜然者不及也。

邪學

如鄭顛仙張復陽鍾欽禮將三松張平山汪海雲輩皆畫家邪學徒逞狂態者也。俱無足取。

粉本

古人畫彙謂之粉本。草草不經意處。迺其天機偶發。生意勃然。落筆趣成。自有神妙。有則宜寶藏之。

臨畫

臨模古畫。着色最難。極力模擬。或有相似。惟紅不可及。然無出宋人。宋人摹寫唐朝五代之畫。如出一手。秘府多寶藏之。令人臨畫。惟求影響。多用己意。隨手苟簡。雖極精工。先乏天趣。妙者亦板。國朝戴文進臨摹宋人名畫。得其三昧。種種逼真。效黃子

久王叔明畫較勝二家。沈石田有一種本色不甚稱。摹倣諸舊。筆意奪真。獨于倪元鎮不似。蓋老筆過之也。評者云。子昂近宋而人物為勝。沈啟南近元而山水為尤。今如吳中莫樂泉臨畫亦稱當代一絕。

宋繡畫

宋之閨繡畫。山水人物樓臺花鳥。針線細密。不露邊縫。其用絨止一二絲。用針如髮細者為之。故眉目畢具。絨彩奪目。而丰神宛然。設色開染較畫更佳。女紅之巧。十指春風。迴不可及。

看畫法

看畫之法。如看字法。松雪詩云。石如飛白木如籀。寫竹應從入法求。正謂此也。須着眼圓活。勿偏已見。細看古人命筆立意委曲妙處方是。

品第畫

以山水為上。人物少者次之。花鳥竹石又次之。走獸虫魚又其下也。更須絹素紙地完整不破。色雖古而清潔。精神如新。照無貼襯。嗅之異香可掬。此其最上品也。

無名畫

古畫無名款者多。畫院進呈卷軸。皆有名大家。迺御府畫也。世以無名人畫。即填某人款字。深為可笑。

單條畫

高齋精舍。宜掛單條。若對軸。即少雅致。况四五軸乎。且高人之畫。適與偶作數筆。人即寶傳。何能有對乎。令人以孤軸為嫌。不足與言畫矣。

古絹素

唐紙則硬黃。短簾絹則絲粗而厚。有搗熟者。有四尺濶者。宋紙則鵝白。澄心堂絹則光細若紙。揩摩如玉。間有濶五六尺者。名曰獨梭。元絹有獨梭者。與宋相似。有家機絹皆妙。

裱錦

古有棹蒲錦。又名閣婆錦。有樓閣錦。紫駝花鸞章錦。朱雀錦。鳳凰錦。斑文錦。走龍錦。翻鴻錦。皆御府中物。有海馬錦。龜紋錦。栗地錦。皮球錦。皆宣和綾。今蘇州有落花流水錦。皆用作裱背。

學畫

人能以畫寓意明憲淨凡描寫景物或觀佳山水處胸中便生景象或觀名花折枝想其態度綽約枝梗轉折向日舒笑迎風欹斜含烟弄雨初開殘落布置筆端不覺妙合天趣自是一樂若不以天生活潑為法徒竊紙上形似終為俗品古之高尚士夫如李公麟范寬李成蘇長公米家父子輩靡不盡臻神品賞鑑大雅須學一二名家方得深知畫意。

軸頭

用檀香為之可以除濕遠蠹云麝樟腦亦辟蠹。

藏畫

以杉杪木為匣匣內切勿油漆糊紙恐惹微濕過四五月之先將畫幅展玩微見風日收起入匣用紙封口勿令通氣置透風空閣或去地丈餘又常常近人氣過此二候方開可免微白平時張掛名畫須三五日一易則不厭觀不令惹塵濕收起先拂去兩面塵垢畧見風日即珍藏之久則恐為風濕損其質地。

小畫匣

單條短軸作橫面開關門扇匣子畫直放入軸頭貼籤細書某畫甚便觀看。

捲畫

須顧邊齊。不宜局促。亦不可着力捲緊。恐急裂絹素。

拭畫

揩拭畫片。不可用粗布。恐摸擦失神。

出示畫

古畫不可出示俗人。不知看法。以手托起畫背。就觀絹素。隨折。或忽慢墮地。損裂莫補。

裱畫

畫不脫落。不宜數裱。一裝褙則一損精神。墨跡亦然。

掛畫

對景不宜掛畫。以偽不勝真也。

紙箋

南北紙

北紙用橫簾造。其紋橫。其質鬆而厚。謂之側理紙。南紙用豎簾。其紋豎。晉二王真跡。

多是會稽監紋竹紙。

唐紙

有硬黃紙。唐人以黃蘗染之。取其辟蠹。其質如漿。光澤瑩滑。用以書經。今秘閣所藏二王書。皆唐人臨做。紙皆硬黃。又元和初。蜀妓薛洪度。以紙為葉。製小箋十色。名薛濤箋。亦名蜀箋。

宋紙

有澄心堂紙。極佳。宋諸名公寫字。及李伯時畫。多用此紙。毫間有紙織成界道。謂之烏絲欄。有歛紙。今徽州歛縣地名龍鬚者。紙出其間。光滑瑩白可愛。有黃白經箋。可揭開用之。有碧雲春樹箋。龍鳳箋。團花箋。金花箋。有匹紙。長三文至五丈。陶穀家藏數幅。長如匹練。名鄱陽白。有藤白紙。觀音簾紙。鵲白紙。鸞爾紙。竹紙。大箋紙。有彩色粉箋。其色光滑。東坡山谷多用之作畫寫字。

元紙

有彩色粉箋。蠟箋。黃箋。花箋。羅紋箋。皆出紹興。有白籙紙。觀音紙。清江紙。皆出江西。趙松雪。嶮嶮子山。張伯雨。鮮于樞。書多用此紙。

國朝紙

永樂中。江西西山置官局造紙最厚大而好者。曰連七。曰觀音紙。有奏本紙。出江西鉛山。有榜紙。出浙之常山。直隸廬州英山。有小箋紙。出江西臨州。有大箋紙。出浙之上虞。今之大內用細密洒金五色粉箋。五色大簾紙。洒金箋。有白箋。堅厚如板。兩面研光如玉潔白。有印金五色花箋。有磁青紙。如段素。堅韌可寶。近日吳中無紋洒金箋紙為佳。松江譚箋不用粉造。以荆川連紙稍厚。研光用蠟打各色花鳥。堅滑可類宋紙。新安做造宋藏金箋紙亦佳。有舊裱畫卷綿紙。作紙甚佳。有則宜收藏之。

高麗紙

以綿繭造成。色白如綾。堅韌如帛。用以書寫。發墨可愛。此中國所無。亦奇品也。

造葵箋紙

五六月戎葵葉和露滴下。搗爛取汁。用孩兒白。白鹿堅厚者。截段葵汁內稍投雲母。細橋明礬些少。和勻盛大盆中。用紙拖染掛乾。或用以研花。或就素用。其色綠可人。且抱野人傾葵微意。

染宋箋色法

黃栢一斤搥碎。用水四升。浸一伏時。煎熟至二升止。聽用椽斗子一升。如上法煎水。聽用胭脂五錢。深者方妙。用湯四碗。浸榨出紅。三味各成濃汁。用大盆盛汁。每用觀音簾堅厚紙。先用黃栢汁。拖過一次。復以椽斗汁拖一次。再以胭脂汁拖一次。更看深淺加減。逐張晾乾可用。

染紙作畫不用膠法

紙用膠礬作畫。殊無士氣。否則不可着色。開染法。以皂角搥碎。浸清水中一日。用砂灌重湯。煮一炷香。濾淨調勻。刷紙一次。掛乾。復以明礬炮湯。加刷一次。掛乾。用以作畫。儼若生紙。若安藏三二月。用更妙。拆舊裱畫卷。綿紙作畫。甚佳。有則宜寶藏可也。

造槌白紙法

法取黃葵花根搗汁。每水一大碗。入汁一二匙攪勻。用此令紙不粘而滑也。如根汁用多。則反粘不妙。用紙十幅。將上一幅刷濕。又加乾紙十幅。累至百幅。無礙。紙厚以七八張相隔。薄則多用不妨。用厚板石壓紙。過一宿。揭起。俱潤透矣。濕則晾乾。否則平鋪石上。用打紙槌敲千餘下。揭開晾。分乾。再疊壓一宿。又槌千餘槌。令發光。與蠟牋相似。方妙。余嘗製之。甚佳。但跋涉耳。

造金銀印花箋法

用雲母粉同蒼朮生薑燈草煮一日。用布包揉洗。又絹包揉洗。愈揉愈細。以絕細為甚佳。收時以綿紙數層。置灰缸上。傾粉汁在上。漚乾。用五色箋將各色花板平放。次用白芨調粉。刷上花板。覆紙印花板上。不可重搨。欲其花起故耳。印成花如銷銀。若用薑黃煎汁。同白芨水調粉。刷板印之。花如銷金。二法亦多雅趣。

造松花箋法

槐花半升。炒煎赤。冷水三碗。煎汁。用銀母粉一兩。礬五錢。研細。先入盆內。將黃汁煎起。用絹濾過。方入盆中。攪勻。拖紙以淡為佳。文房用牋。外此數色。皆不足備。

墨箋

論墨

古人用墨。必擇精品。蓋不特藉美於今。更藉傳美於後。昔晉唐之書。宋元之畫。皆傳數百年。墨色如漆。神氣賴以全。若墨之下者。用濃見水。則沁散湮污。用澹重積。則神氣索然。未及數年。墨跡已脫。此用墨之不可不精也。高深甫云。墨之妙用。質取其輕。烟取其清。嗅之無香。磨之無聲。新研新水。磨若不勝。忌急則熱。熱則生沫。用則旋研。

研則久停。塵埃汚墨。膠力泥凝。用過則濯。墨積勿盈。藏久膠宿。墨用乃精。誠鑒墨三味語。其古今名家造法。備詳墨經墨書。

古製墨法

古墨法云。烟細膠新。杵熟蒸勻。色不染手。光可射人。又曰。虬松取烟。鹿膠相揉。九蒸回澤。萬杵力扣。光可照人。色不染手。造墨惟膠為難。古之妙工。皆自製膠。法取新解牛革。及筋全用之。牛革取其厚處。連膚及毛。皆割不用。入冶成膠。即以和。若烟定重化。則已非新矣。今之膠材。皆牛革之棄餘。故雖號廣膠。去古膠法猶遠。無怪乎墨品之下也。徽墨今古第一者。上比潘谷蔡滔。中間猶容十許人。況李廷珪乎。楊升菴外集

朱萬初墨

元有朱萬初善製墨。純用松烟。蓋取三百年推朽之餘。精英之不可泯者。用之非常松也。天歷乙巳。開奎章閣。棟儒臣親侍翰墨。榮公存初。康里公子山。皆侍閣下。以朱萬初所製墨。進大稱旨。得祿食。藝文館虞文靖公。贈之詩曰。霜雪摧殘澗壑非。根深千歲斧斤違。寸心不逐飛烟化。還作玄雲繞紫微。蓋紀茲事也。又曰。萬初之墨。沉着而無留跡。輕清而有餘潤。其品在郭杞父子間。又跋其後曰。近世墨以油烟易松烟。

姿媚而不深重。萬初既以墨顯。又得真定劉法造墨法。於石刻中。以為劉之精。整深
心盡在於此。必無誤後世。思覃思而得之。余嘗謂松烟墨深重。而不姿媚。油烟墨姿
媚。而不深重。若以松脂為炬取烟。二者兼之矣。宋徽宗嘗以蘇合油搜烟為墨。至金
章宗購之一兩。墨價黃金一斤。欲傲為之不能。此謂之墨妖可也。楊升菴外集

筆箋

筆法

製筆之法。以尖齊圓健為四德。毫堅則尖。毫多則色紫而齊。用糝貼襯得法。則毫束
而圓。用以純毫。附以香狸角水得法。則用久而健。柳帖云。副齊則波掣有憑。管小則
運動有力。毛細則點畫無失。鋒長則洪潤自由。筆之元樞。當盡於是。今人毫少。而狸
糝倍之。筆不耐寫。豈筆之咎哉。為不用料耳。

毫

筆之所貴者在毫。廣東番禺諸郡。多以青羊毛為之。以雉尾或雞鴨毛為蓋。五色可
觀。或用豐狐毛。鼠鬚虎毛。羊毛麝毛。鹿毛。羊鬚。胎髮。猪鬃。狸毛。造者。然皆不若兔毫
為佳。兔以崇山絕壑中者。兔肥毫長而銳。秋毫取健。冬毫取堅。春夏之毫。則不堪矣。

若中秋無月。則兔不孕。毫少而貴。朝鮮有狼尾筆亦佳。近日所製者尤絕妙。

管

古有金管銀管。斑管象管。玳瑁管。玻璃管。鏤金管。綠沉漆管。棕竹管。紫檀管。花梨管。然皆不若白竹之薄標者為管。最便持用。筆之妙盡矣。他又何尚焉。冬月以紙帛衣管以避寒者。似亦難用。悉不取也。

式

舊製筆頭式如筍尖最佳。後變為細腰葫蘆樣。初寫似細。宜作小書用。後腰散便成水筆。即為舊物矣。當從舊製可也。

工

古者蒙恬創筆。南朝有姓善作筆。開元中。筆匠名鐵頭。能營管如玉。宣州有諸葛高。常州許穎。國朝有陸繼翁。王古用皆湖人。住金陵。吉水有鄭伯清。吳興有張天錫。惜乎近俱失傳其妙。大抵海內筆工。皆不若湖之得法。畫筆以杭之張文貴為首稱。而張亦不妄傳人。今則善惡無准。世業不修。似亦可惜。揚州之中管鼠心畫筆。用以落墨白描。佳絕。水筆亦妙。

藏

筆以十月正二月收者為佳。文房寶飾云：養筆以硫黃酒舒其毫。蘇東坡以黃連煎湯調輕粉蘸筆頭，候乾收之，則不蛀。黃山谷以川椒黃藥煎湯磨松烟染筆，藏之尤佳。

滌

妙筆書後即入筆洗中滌去滯墨，則毫堅不脆，可耐久用。寫完即加筆帽，免挫筆鋒。若有油膩，以皂角湯洗之。

瘞

古人重筆，用敗則瘞。今人委之糞土，似非雅厚。昔趙光逢薄遊襄漢，濯足溪上，見一方磚類碑，上題云：髡友退鋒，酌功成鬢髮霜塚頭封馬鬣，不敢負恩光。後題獨孤貞節立碑上，積有苔痕，此蓋好事者瘞筆之所。清異錄

筆經

劉向說苑：玉滿生說周公，稽筆牘書之，則周公時已有筆矣。韋誕筆經曰：製筆之法，桀者居前，義者居後，強者為刃，煥者為輔，參之以籛，束之以管，固以漆液澤以海藻。

瀉墨而試直中繩曲中勾方圓中規矩終日握而不敗故曰筆妙。又柳公權一帖云。近蒙寄筆。深慰遠情。但出鋒太短。傷於勁硬。所要優柔。出鋒須長。擇毫須細。取管不在大。副切須齊。副齊則波掣有憑。管小則運動省力。毛細則點畫無失。鋒長則洪潤自由。此帖論筆之妙頗盡。故粹書之。楊升菴外集

硯箋

研

研以端歛為上。古端之舊坑下岩。天生石子。溫潤如玉。眼高而活。分布成象。磨之無聲。貯水不耗。發墨而不壞筆者。為希世之珍。有無眼而佳者。第白端綠端。非眼不易辨也。歛亦如之。但無眼耳。大抵端取細潤停水。歛取縝澀發墨。兼之斯為寶矣。然皆難得。今惟取其質之堅膩。琢之圓滑。色之光采。聲之清泠。體之厚重。藏之完整。傳之久遠。為可貴耳。

養研

凡硯池水不可令乾。每日易以清水。以養石潤磨。黑處不可貯水。用過則乾之。久浸則不發墨。

滌硯

日用硯須日滌去其積墨敗水則墨光瑩潤若過一二日則墨色差減春夏二時露溽蒸濕使墨積久則膠泛滯筆又能損研精彩尤須頻滌以草麻子擦硯滋潤不得以滾湯滌研不可以毡片故紙揩抹恐毡毛紙屑以混墨色端溪有洗硯石絕佳今以皂角清水滌之為妙或以半夏切片擦硯極去滯墨或以絲瓜穰滌洗或以蓮房殼滌洗去垢起滯又不傷硯絕佳大忌滾水磨墨茶亦不可尤不宜令頑童持洗。

試新墨

新墨初用膠性并稜角未伏不可重磨恐傷硯質。

藏硯

端溪水中出一草芊芊可愛石工取石琢研訖迺用其草裹之故自嶺表迄中夏而無損也取以為囊藏研最佳或以文綾為囊韜避塵垢真之筍匣不可以研壓研恐傷研材。

冬月研

冬天嚴寒不可用佳研得青州熟鐵研可以敵凍矣研須用四腳掙爐架火硯上微

微逼之。或用研爐亦可。

朱研

亦得舊石者方妙。或用白端亦可。

墨繡

研池邊斑駁墨跡。久浸不浮者。名曰墨繡。為古硯之徵。最難得者。不可磨去。致規杖漆琴之誚。

琴箋

論琴

琴為書室中雅樂。不可一日不對清音。居士談古。若無古琴。新者亦須壁懸一床。無論能操。縱不善操。亦當有琴。淵明云。但得琴中趣。何勞絃上音。吾輩業琴不在記博。惟知琴趣。貴得其真。若亞聖操。懷古吟。志懷賢也。古交行。雪窻夜話。思尚友也。猗蘭陽春。鼓之宣暢。布和風人松。御風行操。致涼颺解愠。瀟湘水雲。雁過橫陽。起我興。薄秋。寫梅花三弄。白雪操。逸我神。游玄圃。樵歌漁歌。鳴山水之間。心谷口。引扣角歌。抱烟霞之雅趣。詞賦若歸去來。赤壁賦。亦可咏懷寄興。清夜月明。操弄一二。養性修身。

之道不外是矣。豈徒以絲桐為悅耳計哉。

古琴色

古琴歷年既久。漆光退盡。惟黯黯如烏木。此最奇古也。

古斷紋

古琴以斷紋為證。不歷數百年不斷。有梅花斷。其紋如梅花。此為最古。有牛毛斷。其紋如髮千百條者。有蛇腹斷。其紋橫截琴面。相去或一寸或半寸許。有龍紋斷。其紋圓大。有龜紋。水裂紋者。未及見之。蓋諸漆器無斷紋。而琴獨有之者。以他器用布漆。而琴無布。他器安靜。而琴日夜為絃所激也。

古琴灰

觀合縫處無隙不散。斷紋過肩。此漆灰琴也。若上下有紋。兩傍光漆者。廼開而復合。重漆補者。此料灰琴也。

古琴材

琴材以桐面梓底者為上。純桐以一木置之水上。取上半浮者為面。下半沉者為底。亦陰陽材也。若底面皆用浮者。謂之純陽琴。古無此製。近世為之。取其暮夜陰雨。彈

之聲不沉也。然必不能遠。遠聲亦不實。桐面杉底者。無足取也。桐木近寺觀。聞鐘鼓聲者最佳。吳中懿王得天台寺中對瀑布泉屋柱斲二琴。一號洗凡。一號清絕。為曠代之寶。過於精舍。去玉也。

琴軫

玉者不為之華。有花則易轉。素不受污。紫檀犀角者亦可。

琴徽

琴以金玉為徽。示重器也。然每為琴災。不若以塵珠蚌為徽。清夜彈之。得月光相映。愈覺明朗。光彩射目。取音了然。觀亦不俗。若老翁清夜不寐。以琴消遣。如用金蚌為徽。則有光色。燈月炫目。不便老視。惟白日照之。無光為宜。

琴絃

絃絲蜀中為上。秦中洛下為次。山東江淮為下。此由水土使然也。今只用白色柘絲。為上。秋蠶次之。絃取水者。以素質有天然之妙。若朱絃則微色所滯。稍濁而失其本真也。

琴臺

以河南鄭州所造古郭公磚長僅五尺濶一寸有餘。上有方勝或象眼花紋。用鑲琴臺長過琴一尺。高二尺八寸。濶容三琴。以堅漆塗之。或用維摩式。高一尺六寸。坐用胡床。兩手更便運動。高或費力。不久而困也。嘗見一琴臺用紫檀為邊。以錫為池。於臺中。宜水蓄魚。上以水晶板為面。魚戲水藻。儼若出聽。為世所稀。

琴室

宜實不宜虛。最宜重樓之下。蓋上有樓板。則聲不散。其下空曠。則聲透徹。若高堂大廈。則聲散漫。斗室小軒。則聲不達。如平屋中。則於地下埋一大缸。缸中懸一銅鐘。上用板鋪。亦可。幽人逸士。或於喬松修竹。岩洞石室。清曠之處。地清景寂。更有泉石之勝。則琴聲愈清。與廣寒月殿何異哉。

唐琴

蜀中有雷文張越二家製琴得名。其龍池鳳沼間有絃餘處。悉注令關聲而不散。

宋琴

宋有琴局。製有定式。謂之官琴。餘悉野斲。有施木舟者。造琴得名。斷紋漸去。

元琴

有朱致遠造琴精絕。今之古琴多屬施朱二氏者。

國朝琴

成化間有豐城萬隆。宏治間有錢塘惠祥。高騰。祝海鶴擅名。當代人多珍之。又樊氏路氏琴京師品為第一。大抵琴以音為主。其音善矣。又何必拘拘以為古哉。

蕉葉琴

取蕉葉為琴之式。製自祝海鶴。甚佳。

百衲琴

偶得美材。短不堪用。因而裁成片段。膠漆綴長。非好奇也。今倣製者。以龜紋錦片。錯以玳瑁象牙。香料雜木。嵌骨為紋。鋪滿琴體。名曰寶琴。與廣中滇南蚶嵌琵琶何異。更可笑也。近有銅琴石琴紫檀烏木者。皆失琴旨。雖美何取。

挂琴

不論寒暑。不可挂近風露日色中。及磚牆壁之處。恐惹濕潤。琴不發聲。宜木格布骨。紙屏。當風透氣處挂之。加以囊盛。以遠塵垢。或置床上被中。以近人氣為佳。

琴匣

貴窄小止可容琴。不使中空搖動。梅月未至。須先以琴入匣中鎖閉。以紙糊口。不令濕。徽着琴。

抱琴

當語童僕。勿令橫抱。恐觸物致損。須按古今人抱琴二勢。方稱雅觀。

對鶴

彈琴欲鶴舞。鶴未必能舞。觀者闕然。誠非雅致之事。

對月

春秋二候。天氣澄和。人亦中夜多醒。萬籟咸寂。月色當空。橫琴膝上。時作小調。亦可暢懷。

對花

宜其岩桂。江梅。茉莉。簷前。建蘭。夜合。玉蘭。等花。清香而色不艷者為雅。

臨水

鼓琴偏宜於松風澗響之間。三者皆自然之聲。正合類聚。或對軒窓池沼。何香撲人。或水邊林下。清漪芳芷。微風洒然。游魚出聽。此樂何極。

焚香

香清烟細。如水沉生香之類。則清馥韻雅。最忌龍涎。及兒女態香。

盥手

彈琴須先盥手。則絃不受污。夏月惟宜早晚。午則不可。非惟汗溼。恐太燥脆絃。

露下

乘露彈琴。不可久坐。不惟潤絃。抑且傷人。且陽材鼓之有聲。陰材則無聲矣。

飲酒

彈琴之人。風致清楚。但宜啜茗間。或用酒發興。不過微有醺意而已。若堆醴酪羅葷膾。蕩情狂飲。致成醉者之狀。以事琴。此大醜。最宜戒也。

琴壇十友

冰絃。玉軫。軫函。玉足。絃剏。琴薦。錦囊。琴牀。琴匣。替指。

以鶴翎造火烙

之。此懼仙製也。

考樂餘事卷二終

明 東海屠 隆著

香箋

論香

香之為用。其利最溥。物外高隱。坐語道德。焚之可以清心悅神。四更殘月。興味蕭騷。焚之可以暢懷舒嘯。晴窗塌帖。揮麈閒吟。篝燈夜讀。焚以遠辟。睡魔。謂古伴月可也。紅袖在側。密語談私。執手擁爐。焚以薰心。熱意。謂古助情可也。坐雨閉窗。午睡初足。就案學書。啜茗味淡。一爐初熱。香靄馥馥。撩人。更宜醉筵醒客。皓月清宵。冰絃曼指。長嘯空樓。蒼山極目。未殘爐熱。香霧隱隱。繞簾。又可祛邪辟穢。隨其所適。無施不可。品其最優者。伽南止矣。第購之甚艱。非山家所能卒辦。其次莫若沉香。沉有三等。上者氣太厚。而反嫌於辣。下者質太枯。而又涉於煙。惟中者約六七分一兩。最滋潤而幽甜。可稱妙品。煮茗之餘。即乘茶爐火便。取入香鼎。徐而熱之。當斯會心境界。儼居太清宮。與上真游。不復知有人世矣。噫。快哉。近世焚香者。不博真味。徒事好名。兼以諸香合成。鬪奇爭巧。不知沉香出於天然。其幽雅冲澹。自有一種不可形容之妙。若

修合之香。既出人為。就覺濃豔。即如通天燠冠。慶真龍涎。雀頭等項。縱製造極工。本價極費。決不得與沉香較優劣。亦豈貞夫高士所宜耶。

棋楠香

有糖結棋楠。鋸開。上有油。如飴糖。黑白相間。黑如墨。白如燥米。焚之初。有羊羶微氣。有金絲棋楠。色黃。上有絡。若金絲。惟糖結為佳。

角沉香

質重。劈開如墨色者佳。不在沉水。好速亦能沉也。有以碎沉香。轉煉成大塊。以市於人。當細辨之。

片速香

俗名鯽魚片。雉鷄斑者佳。有偽為者。亦以重實為美。

啞叭香

一名黑香。以軟淨色明者為佳。手指可撚為丸者。妙甚。惟都中有之。

角香

俗名牙香。以面有黑爛色者為鐵面。純白不烘焙者為生香。其生香之味妙甚。在廣

中。價亦不輕。

降真香

紫實為佳。茶煮出油焚之。

白膠香

有如明條者佳。

黃檀香

黃實者佳。茶浸炒黃去腥。

芙蓉香

京師劉鶴製妙。

蒼朮

白容茅山產。細梗如猫糞者佳。

萬春香

內府者佳。

蘭香

以魚子蘭蒸低速香牙香塊者佳。近以末香滾竹棍蒸者惡甚。

安息香

都中有數種。總名安息。其最佳者。劉鶴所製月麟香。聚仙香。沉速香三種。百花香即下矣。

龍桂香

有黃黑二品。黑者價高。惟內府者佳。劉鶴所製亦可。

甜香

惟宣德年製者。清遠味幽可愛。燕市中貨者。罈黑如漆。白底上有燒造年月。每罈二三斤。有錫罩蓋。罐子一斤一罈者方真。

黃香餅

王鎮住東院所製。黑沉色無花紋者佳甚。偽者色黃惡極。

黑香餅

劉鶴二錢一兩者佳。前門外李家印各色花巧者亦妙。

京線香

前門外李家第二分。每束價一分。佳甚。

龍樓香

內府者佳。

玉華香

武林高深甫所製。

煖閣香

有黃黑二種。劉鶴製佳。

黑芸香

河南短東城上王府者佳。

香盞

官哥。定窰。龍泉。宣銅。潘銅。葵盞。乳爐。大如茶杯。而式雅者為上。

香盒

有宋剔梅花蔗段盒。金銀為素。用五色漆胎刻法。深淺隨樞露色。如紅花綠葉黃心。黑石之類。奪目可觀。有定窰饒窰者。有倭盒三子五子者。有倭撞可携遊。必須子口。

緊密。不泄香氣。方妙。

隔火

銀錢雲母片。玉片。砂片。俱可以火浣布如錢大者。銀鑲周圍作隔火。尤難得。凡蓋隔火。則炭易滅。須於爐四圍用筋直裰數十眼。以通火氣。周轉方妙。爐中不可斷火。即不焚香。使其長溫。方有意趣。且灰燥易燃。謂之靈灰。其香盡餘塊。用磁盒。或古銅盒。收起。可投入火盆中。薰焙衣被。

匙筋

雲間胡文明製者佳。南都白銅者。亦通用。金玉者。似不堪用。

筋瓶

吳中近製。短頸細孔者。插筋。下重不仆。古銅者亦佳。官哥定窯者。不宜日用。

香盤

紫檀烏木為盤。以玉為心。用以插香。

袖爐

書齋中。薰衣炙手。對客常談之具。如倭人所製。漏空罩蓋。漆鼓。可稱清賞。今新製有

罩蓋方圓爐亦佳。

茶箋

茶品

與茶經稍異。今烹煮之法亦與蔡陸諸前人不同矣。

虎邱

最號精絕。為天下冠。惜不多產。皆為豪右所據。寂寞山家。無緣獲購矣。

天池

青翠芳馨。嗽之賞心。嗅亦消渴。誠可稱仙品。諸山之茶尤當退舍。

陽羨

俗名羅芥。浙之長興者佳。荆溪稍下。細者其價兩倍。天池惜乎難得。須親自採收。方妙。

六安

品亦精。入藥最効。但不善炒。不能發香。而味苦。茶之本性實佳。

龍井

不過十數畝。外此有茶似皆不及。大抵天開龍泓美泉。山靈特生佳茗以副之耳。山中僅有一二家。炒法甚精。近有山僧焙者亦妙。真者天池不能及也。

天目

為天池龍井之次。亦佳品也。地誌云。山中寒氣早嚴。山僧至九月。即不敢出。冬來多雪。三月後方通行。茶之萌芽較晚。

採茶

不必太細。細則芽初萌而味欠足。不必太青。青則茶已老而味欠嫩。須在穀雨前後。覓成梗帶葉微綠色而團且厚者為上。更須天色晴明。採之方妙。若閩廣嶺南多瘴癘之氣。必待日出山霽。霧障嵐氣收淨。採之可也。穀雨日晴明採者。能治痰嗽。療百病。

日晒茶

茶有宜以日晒者。青翠香潔。勝以火炒。

焙茶

茶採時。先自帶鍋竈入山。別租一室。擇茶工之尤良者。倍其僱值。戒其搓摩。勿使生

硬勿令過焦。細細炒燥。扇冷方貯罌中。

藏茶

茶宜茗葉而畏香藥。喜溫燥而忌冷濕。故收藏之家。先於清明時收買茗葉。揀其最青者。預焙極燥。以竹絲編之。每四片編為一塊。聽用。又買宜興新堅大罌。可容茶十斤以上者。洗淨焙乾聽用。山中焙茶。回復焙一番。去其茶子老葉枯焦者及梗屑。以大盤埋伏生炭。覆以竈中敲細赤火。既不生烟。又不易過置。茶焙下焙之。約以二斤作一焙。別用炭火入大爐內。將罌懸其架上。至燥極而止。以編箬襯於罌底。茶燥者扇冷。方先入罌。茶之燥。以拈起即成末為驗。隨焙隨入。既滿。又以箬葉覆於罌上。每茶一斤。約用箬二兩。口用尺八紙焙燥封固。約六七層。摺以方厚白木板一塊。亦取焙燥者。然後於向明淨室高閣之用。時以新燥宜興小瓶取出。約可受四五兩。隨即已整。夏至後三日。再焙一次。秋分後三日。又焙一次。一陽後三日。又焙之。連山中共五焙。直至交新色味如一。罌中用淺。更以燥茗葉貯滿之。則久而不泥。

又法

以中罌盛茶十斤一瓶。每瓶燒稻草灰入於大桶。將茶瓶座桶中。以灰四面填桶。瓶

上覆灰築實。每用撥開瓶。取茶些少。仍復覆灰。再無蒸壞。次年換灰。

又法

空樓中懸架。將茶瓶口朝下放。不蒸緣蒸氣自天而下也。

諸花茶

蓮花茶。於日未出時。將半含白蓮花撥開放。細茶一撮納滿藥中。以麻皮畧繫。令其經宿。次早摘花傾出茶葉。用建紙包茶焙乾。再如前法。隨意以別藥製之。焙乾收用。不勝香美。

橙茶。將橙皮切作細絲一斤。以好茶五斤焙乾入橙絲間和。用密麻布襯墊火廂。置茶於上烘熟。以淨綿被覆之。三兩時。隨用建連紙袋封裹。仍以被覆烘乾收用。

木樨玫瑰薔薇蘭蕙橘花梔子木香梅花皆可伴茶。諸花開時。摘其半含半放。藥之香氣全者。量其茶之多少。摘花為伴。花多則太香。而脫茶韻。花少則不香。而不盡美。

三停茶葉一停花。始稱假如木樨花。須去其枝蒂。及塵垢蟲蟻。用磁罐一層茶。一層花。投間至滿。紙箬繫固。入鍋重湯煮之。取出待冷。用紙封裹。置火上焙乾收用。則花香滿。類茶味不減。諸花做此。已上諸平等細茶。拌之可也。茗花入茶。本色香味尤嘉。

茉莉花以熱水半杯放冷鋪竹紙一層上穿數孔晚時採初開茉莉花綴於孔內上用紙封不令泄氣明晨取花簪之水香可點茶。

擇水

天泉 秋水為上梅水次之秋水白而冽梅水白而甘甘則茶味稍奪冽則茶味獨全故秋水較差勝之春冬二水春勝於冬皆以和風甘雨得天地之正施者為妙惟夏月暴雨不宜或因風雷所致實天之流怒也 龍行之水暴而霑者旱而凍者腥而墨者皆不可食 雪為五穀之精取以煎茶幽人清脫

地泉 取乳泉漫流者如梁溪之惠山泉為最勝 取清寒者泉不難於清而難於寒石少土多沙膩泥凝者必不清寒且瀨峻流駛而清岩與陰積而寒者亦非佳品 取香甘者泉惟香甘故能養人然甘易而香難夫有香而不甘者 取石流者泉非石出者必不佳 取山脉逶迤者山不停處水必不停若停即無源者矣旱必易涸往往有伏流沙土中者挹之不竭即可食不然則滲瀦之潦耳雖清勿飲 有瀑湧湍急者勿食食久令人有頸疾如廬山水簾洪州天台瀑布誠山居之珠箔錦幙以供耳目則可入水品則不宜矣 有溫泉下生硫黃故然有同出一壑半溫半冷者

皆非食品。有流遠者。遠則味薄。取深罅停蓄。其味迥復。有不流者。食之有害。博物志曰。山居之民多癭腫。由於飲泉之不流者。泉上有忌木。則葉滋根潤。能損甘香。甚者能釀毒液。尤宜去之。如南陽菊潭。損益可驗。

江水

取去人遠者。揚子南冷。夾石停淵。特入首品。

長流

亦有通泉竇者。必須汲貯。候其澄徹可食。

井水

脉暗而性滯。味鹹而色濁。有妨茗氣。試煎茶一甌。隔宿視之。則結浮膩一層。他水則此。其明驗矣。雖然。汲多者可食。終非佳品。或平地偶穿一井。適通泉穴。味甘而淡。大旱不涸。與山泉無異。非可以井水例觀也。若海濱之井。必無佳泉。蓋潮汐近地。斥鹵故也。

靈水

上天自降之澤。如上池天酒甜雪香雨之類。世或希覲。人亦罕識。迺仙飲也。

丹泉

名山大川。仙翁修煉之處。水中有丹。其味異常。能延年却病。尤不易得。凡不淨之器。切不可汲。如新安黃山東峰下。有硃砂泉。可點茗。春色微紅。此自然之丹液也。臨沅廖氏家世壽。後掘井左右。得丹砂數十斛。西湖葛洪井中有石筍。陶出丹數枚。如芡實。啖之無味。棄之有施。漁翁者。拾一粒食之。壽一百六歲。

味美曰甘泉。氣芳曰香泉。惟甘故能養人。然甘易而香難。未有香而不甘者。山子菽煮茶小

養水

取白石子置甕中。能養其味。亦可澄水不濁。

茶記言。養水置石子於甕。不惟益水。而白石清泉。會心不遠。夫石子須取其水中表裏瑩徹者。佳白如截肪。赤如鷄冠。藍如螺黛。黃如蒸栗。黑如元漆。錦紋五色。輝映甕中。徒倚其側。應接不暇。非但益水。亦且娛神。屠幽叟茗笈

洗茶

凡烹茶。先以熟湯洗茶。去其塵垢。俟冷氣烹之。則美。

候湯

凡茶須緩火炙。活火煎。活火謂炭火之有焰者。以其去餘薪之煙。雜滅之氣。且使湯無妄沸。庶可養茶。始如魚目。微微有聲。為一沸。緣邊泉湧連珠。為二沸。奔濤濺沫。為三沸。三沸之法。非活火不成。如坡翁云。蟹眼已過。魚眼生。颼颼欲作松風聲。盡之矣。若薪火方交。水釜纔熾。急取旋傾。水氣未消。謂之懶。若人過百息。水踰十沸。或以話阻事廢。始取用之。湯已失性。謂之老。老與懶皆非也。

注湯

茶已就膏。宜以造化。成其形。若手顫臂揮。惟恐其深。瓶嘴之端。若存若亡。湯不順通。則茶不勻粹。是謂緩注。一瓶之茗。不過二錢。茗箋量合宜。下湯不過六分。萬一快瀉。而深積之。則茶少湯多。是謂急注。緩與急。皆非中湯。欲湯之中。臂任其責。

凡事俱可委人。第責成効而已。惟淪茗須躬自執勞。淪茗而不躬執。欲湯之良。無有是處。唐幽史茗笈

擇器

凡瓶要少者。易候湯。又點茶注湯相應。若瓶大。啜存。停久。味過。則不佳矣。所以策功。

建湯業者。金銀為優。貧賤者不能具。則甕石有足取焉。甕不奪茶氣。幽人逸士。品色相宜。石凝結天地之秀氣。而賦形。琢以為器。秀猶在焉。其湯不良。未之有也。然勿與誇珍銜豪。臭公子道。銅鐵鉛錫。腥苦且澁。無油瓦瓶。滲水而有土氣。用以煉水飲之。逾時惡氣纏口。而不得去。亦不必與猥人俗輩言也。

宣廟時。有茶蓋料。精式雅。質厚難冷。瑩白如玉。可試茶色。最為要用。蔡君謨取建蓋。其色紺黑。似不宜用。

洗器

茶瓶茶蓋茶匙生銹。致損茶味。必須先時洗潔。則美。

燴蓋

凡點茶。必須燴蓋令熱。則茶面聚乳。冷則茶色不淨。

擇薪

凡木可以煮湯。不獨炭也。惟調茶在湯之淑慝。而湯最惡烟。非炭不可。若暴炭膏薪。濃烟蔽室。實為茶魔。或柴中之楚火。焚餘之虛炭。風乾之竹籐樹梢。燃鼎附瓶。頗甚快意。然體性浮薄。無中和之氣。亦非湯友。

擇果

茶有真香。有佳味。有正色。烹點之際。不宜以珍果香草奪之。奪其香者。松子。柑橙。木香。梅花。茉莉。薔薇。木樨之類是也。奪其味者。番桃。楊梅之類是也。凡飲佳茶。去果方覺清絕。襍之則無辨矣。若必曰所宜。核桃。榛子。杏仁。攬仁。菱米。栗子。鷄豆。銀杏。新筭。蓮肉之類。精製或可用也。

茶効

人飲真茶。能止渴消食。除痰少睡。利水道。明目益思。除煩去膩。出本草拾遺人固不可一

日無茶。然或有忌而不飲。每食已。輒以濃茶漱口。煩膩既去。而脾胃自清。凡肉之在齒間者。得茶滌之。乃盡消縮。不覺脫去。不煩刺挑也。而齒性便苦。緣此漸堅。密蠹毒自去矣。然率用中下茶。出蘇文

人品

茶之為飲。最宜精行修德之人。兼以白石清泉烹煮如法。不時廢而或興。能熟習而深味。神融心醉。覺與醍醐甘露抗衡。斯善賞鑒者矣。使佳茗而飲非其人。猶汲乳泉以灌蒿萊。罪莫大焉。有其人而未識其趣。一吸而盡。不暇辨味。俗莫甚焉。司馬溫公

與蘇子瞻嗜茶墨。公云：茶與墨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輕。茶欲新，墨欲陳。蘇曰：奇茶妙墨俱香，公以為然。

唐武曩博學有著述才，性惡茶，因以詆之。其畧曰：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暫佳，瘠氣侵精，終身之害，斯大。獲益則收功，荼力貽患，則不為茶災。豈非福近易知，禍遠難見。

世說

新語

李德裕奢侈過求，在中書時不飲京城水，悉用惠山泉。時謂之水逮清致可嘉，有損

盛德。

芝田錄

傳稱陸鴻漸闔門著書，誦詩擊木，性甘茗荈，味辨淄澠，清風雅趣，膾炙古今。當茶者至陶其形，置煬突間，祀為茶神，可謂尊崇之極矣。嘗考蠻裔志云：陸羽採越江茶，使小奴子看焙，奴失睡，茶焦燼不可食，羽怒，以鐵索縛奴而投火中，殘忍若此，其餘不足觀也已矣。

飲茶以客少為貴，客眾則喧，喧則雅趣乏矣。獨啜曰幽，二客曰勝，三四曰趣，五六曰汎，七八曰施。

東原試茶錄

茶具

苦節君

風爐建城

藏茶若籠

湘筠焙

焙茶箱蓋其上以收火氣也隔其中以有容也雲屯

烏府

盛炭

水曹

條器

鳴泉

煮茶也納火其下去茶尺許所以養茶色香味也

執權

準茶秤每茶一兩用水二升

合香

以藏日支茶瓶貯司品者歸潔以滌壺用瀝塵洗茶高象石遮火

斗降

紅銅火筋不聯索

團風

相竹注春壺靜沸竹架即茶運鋒鏡果啜香

鈍

木碓

納散

相竹易持易茶漆受汚拭抹

盆玩箋

盆花

盆景。以几案可置者為佳。其次則列之庭榭中物也。最古雅者。如天目之松。高可盈尺。本大如臂。針毛短簇。結為馬遠之款。斜詰曲。郭熙之露頂攢拳。劉松年之偃亞層疊。盛子昭之拖拽軒翥等狀。裁以佳器。槎枒可觀。更有一枝兩三梗者。或栽三五窠。結為山林排匝。高下參差。更以透漏窈窕奇古石筍。安插得體。置諸庭中。對獨本者。若坐岡陵之巔。與孤松盤桓對雙本者。似入松林深處。令人六月忘暑。又如閩中石梅。迺天生奇質。從石本發枝。且自露其根。樛曲古拙。偃仰有態。含花吐葉。歷世不敗。蒼鮮鱗皴。封滿花身。苔鬚垂或長數寸。風颺綠絲。飄飄可玩。烟橫月瘦。恍然夢醒羅浮。

又如水竹亦產閩中。高五六寸許。極則盈尺。細葉老幹。瀟疎可人。盆植數竿。便生渭川之想。此三友者。盆几之高品也。次則枸杞。當求老本虬曲。其大如拳。根若龍蛇。至於蟠結。柯幹蒼老。束縛盡解。不露做手。多有態若天生。然雪中枝葉青鬱。紅子扶蘇。點點若綴。時有雪壓珊瑚之號。亦多山林風致。杭之虎茨。有百年外者。止高二三尺。本狀笛管。葉疊數十層。每盆以二十株為林。白花紅子。其性甚堅。嚴冬厚雪。玩之令人忘餐。更須古雅之盆。奇峭之石為佐。方愜心賞。至若蒲草一具。夜則可收燈烟。朝取垂露。潤眼誠仙靈瑞品。齋中所不可廢者。須用奇古崑石。白定方窰。水底下置五色小石子數十。紅白交錯。青碧相間。時汲清泉養之。日則見天。夜則見露。不特充玩。亦可辟邪。他如春之芳蘭。夏之夜合黃香。萱秋之黃密。矮菊。冬之短葉水仙。美人蕉。佑以靈芝。盛諸古盆。傍立小巧奇石。一塊架以朱几。清標雅質。疎朗不繁。玉立亭亭。儼若隱人君子。清素逼人。相對啜天池茗。吟本色詩。大快人間障眼。

瓶花

堂供須高瓶大枝。方快人意。若山齋充玩。瓶宜短小。花宜瘦巧。最忌繁雜如縛。又忌花瘦於瓶。須各具意態。得畫家寫生折枝之妙。方有天趣。瓶忌有環。忌成對。忌小口。

瓮肚瘦足樂罇。忌用葫蘆瓶。忌粧彩雕花架。忌香烟燈煤燻觸。忌油手拈弄。忌猫鼠傷殘。忌井水貯瓶。味鹹不宜於花。夜則須見天日。忌以插花之水入口。惟梅花秋海棠二種。其毒尤甚。須防之。

擬花榮辱

花之雅稱。為榮。曰。栽灌得時。開值晴明。輕雲蔽熱。暖日蒸香。薄寒護葩。和風拂蕊。清颺舞態。細雨送嬌。烟籠殘醉。露濕新粧。涼月篩陰。夕陽弄影。蒼蘿裊娜。秀石嶮峻。微雪點素。晚霞闔彩。清溪照妍。疎籬倚笑。翠竹為鄰。長松作蔭。小橋斜站。明窗靜對。粉牆掩映。朱蘭曲護。蒼崖倒懸。綠苔錯綴。銅瓶插玩。紙帳藏春。珍禽嘈雜。孤鶴步影。名園瀟灑。高齋清供。把酒傾歡。嬌歌艷賞。嘉客品題。主人韞藉。閏值三月。開值生日。種落山家。門無剝啄。家僮善衛。美人助粧。林間吹笛。膝上橫琴。石枰下棋。掃雪煎茶。花之憎嫉。為辱。曰。狂風摧慘。雷雨無度。烈日銷鑠。嚴寒閉塞。種落俗家。惡鳥翻啣。春雪成凍。忌詩題咏。頑童揉折。主人慳鄙。栽灌失時。藤草纏攪。臺榭荒涼。沉酣狼藉。樂罇作瓶。蠹食不治。蛛網聯結。麝臍熏觸。談論時政。較量差除。花徑喝道。對花幕緋。賞動鼓板。醜婦命名。蟠結作屏。庸僧窗下。食店插瓶。枝上晒衣。樹下狗矢。青粉畫屏。穢

溝根卷煤烟塵空白晝青蠅黃昏蝙蝠權勢剪摘頭戴如廁。

魚鶴箋

鶴品

鶴仙禽也於物為多壽感於陽故鳴於子。雄則聲聞數里。雌則聲下而不揚。江陵鶴澤中多鶴。因以名郡。揚州亦有。惟華亭鶴窠村所出為得地。蓋以海東飛集於下沙。原非華產。具體高俊。綠足龜文。翔薄雲漢。一舉千里。誠羽族之宗長。仙人之騏驎也。雖有凡格也。相鶴但取標格奇古。喉聲清亮。頸欲細而長。足欲瘦而節。身欲人立。背欲直削。身橫則類鶴。驚頸肥則類鶩。雁矣。隆鼻短口則少眠。高脚踈節則多力。頂若朱紅則善鳴。露眼赤睛則視遠。回翎亞膺則體輕。龜背鰲腹則善產。鳳翼雀尾則善飛。輕前重後則善舞。洪髀纖指則善步。蓄之者當居以茅菴。隣以池沼。飼以魚穀。鯁鱗勿以熟食飽其腸胃。使之精彩而塵倦仙骨。欲教以舞。俟其饑餒置食於野。使童子拊掌歡顛。搖首起足以誘之。彼則奮翼而吸。逸足而舞矣。習之既熟。一聞拊掌。即便起舞。謂之食化。空林別墅。白石青松。更宜此君。以助清興。

金魚品

嘗怪金魚之色相變幻。遍考魚部。即山海經異物志亦不載。讀子虛賦。有曰網玳瑁。鉤紫貝。及魚藻同置。五色文魚。因知其色相自來本異。而金魚特總名也。顧品有妍媸。而謂巧在配哺者。又不可盡非之也。惟人好尚。與時變遷。初尚純紅。純白。繼尚金。盛。金鞍錦被。及印頭紅。裏頭紅。連鰓紅。首尾紅。鶴頂紅。若八卦。若散色。又出廣偽。繼尚墨眼。雪眼。硃眼。紫眼。瑪瑙眼。琥珀眼。四紅。至十二紅。二六紅。甚有所謂十二白。及堆金砌玉。落花流水。隔斷紅塵。蓮臺八瓣。種種不一。總之隨意命名。從無定顏者也。至花魚。俗子目為癩。不知神品都出是花魚。將來變幻。可勝紀哉。而紅頭種類。竟屬庸板矣。第眼雖貴於紅凸。然必泥此無全魚矣。乃紅忌黃。白忌蠟。又不可不鑑。如藍魚。水晶魚。自是陂塘中物。知魚者所不道也。若三尾。四尾。品尾。原係一種。體材近滯。而色都鮮艷。可當具品第。金管尾。銀管。廣陵新都。姑蘇。競珍之。夫魚一蟲類也。而好尚每異。世風之華實。茲非一驗與。

山齋箋

書齋

書齋宜明靜。不可太敞。明靜可爽心神。宏敞則傷目力。中庭列盆景。建蘭之嘉者。一

二本近窗處蓄金鱗五七頭於盆池內。傍置洗硯池一。餘地沃以飯。潘雨漬苔生綠。樽可愛。逸砌種以翠芸草。令遍茂。則青葱欲浮。取薜荔根。瘞墻下。洒魚腥水於牆上。腥之所至。薜必蔓。馬月色盈臨。渾如水府。齋中几榻。琴劍書畫鼎斫之屬。須製作不俗。鋪設得體。方稱清賞。永日據席。長夜篝燈。無事擾心。儘可終老。僮非訓習。客非佳流。不得入。

藥室

靜屋一間。不聞鷄犬之處。中設一几。供醫仙置大板桌一。光面堅厚。可以和藥石磨一。鐵研乳鉢各一。墜筒一。椿臼一。大小中篩各一。棕帚一。淨布一。銅鑊一。火扇一。火鉗一。盤秤一。藥櫃一。藥廂一。大小藥刀一。葫蘆瓶罐。當多蓄以備用。平時密鎖。以杜不虞。

茆亭

茆亭以白茆覆之。四構為亭。或以棕片覆者更久。其下四柱得山中帶皮老棕本四條為之。不惟淳朴雅觀。且耐久。外護蘭竹一二條。結於蒼松翠蓋之下。修竹茂林之中。雅稱清賞。

花榭

歐陽公示謝道人種花詩云深紅淺白宜相間先後仍須次第栽我欲四時携酒賞莫教一日不花開余意山人家得地不廣開徑怡閑則四時花品不可不培植也

佛堂

內供烏絲藏佛以金鈔甚厚慈容端整結束得真印結趺跏妙相具足者案頭以舊磁淨瓶獻花淨碗酌水畫熟印香夜燃石燈其鐘磬椅榻之類次第鋪列人能供禮亦增善念

茶寮

構一斗室相傍書齋內設茶具教一童子專主茶役以供長日清談寒宵兀坐幽人首務不可少廢者

考槃餘事卷四

明 東海屠 隆著

起居器服箋

榻

高一尺二寸。長七尺有奇。橫如長之半。周設木格。中實湘竹。置之高齋。可作午睡。夢寐中如在瀟湘洞庭之野。有大理石鑲者。或花楠者。或退光黑漆中刻竹。以粉填之。儼如石榻者佳。

短榻

高九寸。方圓四尺六寸。三面靠背。後背少高如傍。置之佛堂書齋間處。可以坐禪習靜。共僧道談元。甚便斜倚。又曰彌勒榻。

禪椅

嘗見吳破瓢所製。採天白藤為之。靠背用大理石。坐身則百衲者。精巧瑩滑無比。

隱几

以怪樹天生屈曲。若環帶之半者為之。橫生三了作足。出自天然。摩弄瑩滑。置之蒲

團或榻上。倚手頓頰可卧。書云隱几而卧者。此也。

坐墩

冬月用蒲草為之。高一尺二寸。四面編束細密。且甚堅實。內用木車坐板。以柱托頂。久坐不壞。暑月可置藤墩。如畫上者佳。

坐團

有蒲團大徑三尺者。席地快甚。吳中製者。精妙可用。棕團亦佳。或以青氈為團。中印白梅一枝。雅稱跌坐。山椒玩月。以雄黃熬蠟。作蠟布團。坐之可遠濕辟蟲蟻。

滾凳

以木為之。長二尺。濶六寸。高如常。四程鑲成。中分一鐺。內二空中。車圓木二根。兩頭留軸轉動。凳中鑿竅活裝。以脚踰軸。滾動往來。蓋湧泉穴精氣所生之地。故必以運動為妙。

枕

舊密枕長二尺五寸。濶六寸者可用。長一尺者。謂之尸枕。乃古墓中物。雖宋磁白定。亦不可用。有磁石者。如無大塊。以碎者琢成枕面。下以木鑲成枕。最能明目益睛。至

老可讀細書。有以大理石鑲成者亦佳。有書枕。臞仙所製。用紙三大卷。狀如碗。品字相疊。束縛成枕。每卷綴以朱籤。牙牌下垂。一曰太清天錄。一曰南極壽書。一曰蓬萊仙籍。用以枕於書窗之下。最雅。

簟

芟葦出滿喇加國。生於海之洲渚岸邊。葉性柔軟。鄉人取之織為細簟。冬月用之。愈覺溫暖。夏則蘄州之竹簟最佳。

被

以玉色或蘭花布為之。上畫蝴蝶飛舞。變態不一。儼存蝶夢餘趣。

卧褥爐

以銅為之。花文透漏。機環轉運。四周而爐體常平。可置之被褥。

帳

冬月紙帳。或白厚布。或厚絹為之。夏月吳中撻紗為妙。以粗布為帳底。如綴頂式。綉其三面。前餘半幅下垂。上寫梅花。副以布衾。蒲枕蒲褥。左設几。鼎燃紫藤香。迺相稱道人。還了鴛鴦。儂紙帳。梅花醉夢間之意。

紙帳

用藤皮繭紙纏於木上以索纏緊勒作皺紋不用糊以線折縫縫之頂不用紙以稀布為頂取其透氣或畫以梅花或畫以蝴蝶自是分外清致

禪衣

瑣哈刺絨為之外紅裡黑其形似胡羊毛片縷縷下垂用布織為體其用耐久來自西域價亦甚高惟都中有之似不易得

道服

製如中衣以白布為之四邊延以緇色布或用茶褐為袍緣以皂布有月衣鋪地儼如月形穿起則如披風以呂公黃絲縹之中空者副之二者用以坐禪策蹇披雪避寒俱不可少

冠

有鐵者王者竹籜者犀者琥珀者沉香者瓢者白螺者製惟偃月高士二式為佳瘦木者終少風神

扇

有羽扇有新安竹篾扇輕便可攜不宜漆有紙糊者如篾扇式亦佳但有竹根紫檀妙柄為美

漢唐巾

唐巾之製去漢式不遠前摺較後兩傍少窄二四分頂角少方有純陽巾亦佳兩傍製玉圍右綴一玉瓶可以簪花外此者非山人所取

披雲巾

或段或氈為之匾巾方頂後用披肩半幅內絮以綿此臞仙所製為踏雪衝寒之具

文履

用白布作履如世俗之鞋用皂絲絛一條約長一尺三四許折中交屈之以其屈處綴履頭近底處取起出履頭一二分而為二復綴其餘絛於履面上雙交如舊畫圖分其兩稍綴履口兩邊緣緣處是為絢於牙底相接處用一細絲絛周圍綴於縫中是為纒又以履口納足處周圍緣以皂絹廣寸許是為純又於履後綴二皂帶以繫之如世俗鞋帶是為綦如黑履則用皂布為之或白或藍為絢纒純綦是也

雲鳥

以簾草及棕為之。雲頭如芒鞋。或以白布為鞋。青布作高挽雲頭鞋面。以青布作條。左右分置。每邊橫過六條。以象十二月意。後用青雲口。以青緣似非塵土中着脚。行用。當為山人濟勝之具也。

文房器具箋

筆格

玉筆格有山形者。有卧仙者。有舊玉子母猫長六七寸。白玉作母。橫卧為坐。身負六子。起伏為格。有純黃純黑者。有黑白雜者。有黃黑為玳瑁者。因玉玷汚。取為形體。板附眠抱。諸態絕佳。真奇物也。銅者有銖金雙螭挽格。精甚。有古銅十二峯頭為格者。有單螭起伏為格者。蜜器有哥蜜三山五山者。製古色潤。有白定卧花。哇瑩白精巧。木者有老樹根枝蟠曲萬狀。長止五六七寸。宛若行龍鱗角。爪牙悉備。摩弄如玉。誠天生筆格。有棋楠沉速不俟人力者。尤為難得。石者有峯嵐起伏者。有蟠屈如龍者。以不假斧鑿為妙。

研山

始自米南宮。以南唐寶石為之。圖載輟耕錄。後即效之。大率研山之石。以靈璧英石。

為佳他石紋片粗大絕無小樣曲折岷嶂森聳巒巒狀者嘗見宋人靈壁研山峯頭片段如黃子久皴法中有水池錢大深半寸許其下山脚生水一帶色白而起礫砢若波浪然初非人力偽為此真可寶又見一將樂石研山長八寸許高二寸四面米糶包裹而巒頭起伏作狀尤更難得

筆牀

筆牀之製行世甚少有古鍍金者長六七寸高寸二分濶二寸餘如一架然上可卧筆四矢以此為式用紫檀烏木為之亦佳

筆屏

有宋內製方圓玉花板用以鑲屏插筆最宜有大理舊石方不盈尺儼狀山高月小者東山月上者萬山春靄者皆是天生初非紐捏以此為毛中書屏翰似亦得所蜀中有石解開有小松形松止高二寸或三五十株行列成徑描畫所不及者亦堪作屏取極小名畫或古人墨跡鑲之亦奇絕

筆筒

湘竹為之以紫檀烏木梭口鑲坐為雅餘不入品

筆船

有紫檀烏木細鑲竹篾者。精甚。有以牙玉為之者。亦佳。此與直方並用。不可缺者。

筆洗

玉者有鉢盂洗。長方洗。玉環洗。或素或花。工巧擬古。銅者有古鏤金小洗。有青綠小盃。有小釜小卮。區。此五物原非筆洗。今用作洗。最佳。陶者有官哥元洗。葵花洗。磬口元肚洗。四捲荷葉洗。捲口簾段洗。絳環洗。長方洗。但以粉青紋片朗者為貴。有龍泉雙魚洗。菊花瓣洗。鉢盂洗。百折洗。有定窰三種。元桶洗。梅花洗。絳環洗。方池洗。柳斗元洗。元口儀稜洗。有中蓋作洗。邊盤作筆規者。有宣窰魚藻洗。葵瓣洗。磬口洗。鼓樣青。剔白。螭洗。近日新作甚多。製亦可觀。似未入格。

筆規

有以玉碾片葉為之者。古有水晶淺碟。有定窰匾坦小碟最多。俱可作筆規。更有奇者。

水中丞

玉者有陸子岡製。其碾獸面錦地。與古尊罍同。亦佳器也。有古玉如中丞半受血侵。

元口甕腹下有三足大如一拳精美特甚乃殉葬之物古人不知何用今作中丞極佳銅者有宣銅雨雪沙金製法古銅甌者樣式甚美有古銅小尊壘敞口圓腹細足高三寸許以作中丞特佳陶者有官哥窰肚圓元式有鉢盂小口式者有儀稜肚者有青東磁菊瓣窰肚圓元足者有定窰印花長樣如瓶但口敞可以貯水者有元肚束口三足者有龍泉窰肚周身細花紋者近用新燒均窰俱法此式奈不堪用

水注

玉者有圓壺方壺有陸子岡製白玉辟邪中空貯水上嵌青綠石片法古蕉形滑熟可愛有蟾蜍注擬寶晉齋舊式亦佳銅者有古青綠天雞壺有金銀片嵌天鹿妙甚有半身鸕鷀杓有鏤金雁壺有江鑄眠牛以牧童騎跨作注管者亦佳但銅性猛烈貯水久則有毒多脆筆毫又滴上有孔受塵水所以不清今所見犀牛天鹿之類曰啣小玉盃者皆古人注油點燈非水滴也陶者有官哥方圓壺有立瓜卧瓜壺有雙桃注有雙蓮房注有牧童卧牛者有方者有筆格內貯水用者有定窰枝葉纏擾瓜壺有蒂葉茄壺有駝壺可格筆有蟾注有青冬磁天雞壺底有一竅者有宣窰五采桃注石榴注雙瓜注彩色類生有雙鴛注工緻精極俱可入格

研匣

不可用五金。蓋石廼金之所自出。若同處則子盈母氣。反能燥石。以紫檀烏木豆瓣楠及雕紅退光漆者為佳。

墨匣

以紫檀烏木豆瓣楠為匣。多用古人玉帶花板鑲之。亦有舊做長玉螭虎人物嵌者。為最有雕紅黑退光漆亦佳。

印章

有古之鏤金塗金細錯金銀及高金青綠銅。亦有金者。王者瑪瑙琥珀寶石者。有哥窑青冬窑者。其製作之巧。鈕式之妙。不可盡述。古玉章用力精到。篆文筆意不爽。絲髮。此必昆吾刀刻也。即漢人雙鉤碾玉之法。亦非後人可擬。故玉章更為賞鑒家珍。重。青田石中有瑩潔如玉。照之燦若燈輝。謂之燈光石。今頓踊貴。價重於玉。蓋取其質雅易刻。而筆意得盡也。今亦難得。近刻玉章。並無昆吾刀蟾酥之說。惟用真菊花鋼煨而為刀。濶五分。厚三分。刀口平磨。取其平尖鋒頭為用。將玉章書篆文。以木架鈐定。用刀隨文鐫之。一刀弗入。再鏗一刀。多則三鏗。玉屑起矣。但不可以力勝之。則

滑而難刻。運刀以腕。更置礪石於傍。時時磨刀。使鋒銳堅利。無不勝也。別無他術。今之鏤家。以漢篆刀筆自負。將字畫殘缺。刻損邊旁。謂有古意。不知顧氏印數六帙。可謂偏括古章。內無十數傷損。即有傷痕。迺入土久遠。水銹剝蝕。或貫泥沙。剔洗損傷。非古文有此欲求古意。何不法古篆刀法。而竊其傷損形似。可發大噱。若諸名家自無此等。

圖書匣

有宋別新剔者。有填漆者。有紫檀鑲嵌玉石者。有豆瓣楠者。近有退光素漆者。何文如之。亦堪日用。

印色池

官哥窰方者。尚有八角委角者。最難得。定窰方池。外有印花紋。佳甚。此亦少者。諸玩器。玉當較勝於磁。惟印色池。以磁為佳。而玉亦未能勝也。故今官哥定窰者。貴甚。近日新燒。有蓋白。定長方印池。并青花白地。純白者。此古未有。當多蓄之。且有長六七寸者。佳甚。玉者。有陸子岡。做周身連蓋。滾螭白玉印池。工緻侔古。近多効製。有三代玉方池。內外土銹血侵。四裏不知何用。今以為印池。似甚合宜。

糊斗

有古銅小提自如一拳大者。上有提梁索股有蓋。盛糊可免鼠竊。有古銅元氣肚如酒杯式。下乘方座。且體厚重。不知古人何用。今以為糊斗。似宜。有古銅三蘊長桶。下有三足。高二寸許。甚宜盛糊。陶者有建窰外黑內白。長確。定窰元肚。并蒜蒲長確。有哥窰方斗如斛。中置一梁。俱可充作糊斗。銅者便於出洗。價當高於磁石。

蠟斗

古人用以炙蠟。絨被銅製頗有佳者。皆宋元物也。今雖用糊。當收以備數。

鎮紙

銅者有青綠蝦蟆。有遍身青綠蹲虎。蹲螭。眠龐。有坐卧哇哇。有鍍金辟邪。卧馬。皆上古物也。玉者有古彘。古人用以掙肋。殉葬者。有白玉獵狗。有卧螭。有大樣坐卧哇哇。有玉兔。玉牛。玉馬。玉鹿。玉羊。玉蟾蜍。其背斑點如洒墨。色同玳瑁。無黃暈。儼若蝦蟆背狀。肚下純白。其製古雅。肖生。用為鎮紙。磨弄可愛。瑪瑙有日月。瑪瑙石鼓。有栢枝。瑪瑙蹲虎。辟邪。有紅綠瑪瑙。蠟。可謂奇絕。水晶者有石鼓。海黃眠牛。捧瓶波斯。陶者有哥窰。蟠螭。有青。磁獅鼓。白定。哇哇。後魏。

壓尺

有玉碾雙螭尺。有以紫檀烏木為之。上用古做蹲螭玉帶。抱月玉兔走獸為紐者。有倭人鏤金銀壓尺。古所未有。尺狀如常。上以金鏤雙桃銀葉為紐。而以金銀鏤花。皆縹環細嵌。工緻動色。更有一竅透開。內藏抽斗。中有小錐鑷。小指剗。刮齒。消息。它耳。剪子。收則一條。掙開成剪。謂之八面埋伏。盡於斗中收藏。近有潘鐵幼為浙人。被虜入倭。性最巧滑。習倭之技。在彼十年。其鑿嵌金銀倭花樣式的。傳倭製。後以倭敗還省。徙居雲間。所製甚精。而價亦甚高。

秘閣

有以長樣古玉碾為之者。近以玉碾螭文卧蚕梅花等樣。長六七寸者。有以紫檀雕花者。有以竹雕花巧人物者。有倭人造黑漆秘閣。如圭元首方。下濶二寸餘。肚稍虛起。恐惹字黑。長七寸。上猶金泥花樣。其質輕如紙。為秘閣上品。

貝光

多以貝螺為之。形狀亦雅。有古玉物中。如大錢元泡。高起半寸許。傍有三耳可貫。不知何物。以為貝光。雅甚。有以紅瑪瑙製為一桃。稍匾下光。可研紙。上有桃葉枝梗。凡水

晶玉石可做為之。

黠黠

如大錢色如雲母。老人目力昏倦不辨細書。以此掩目精神不散。筆畫倍明。出西域。

滿利國

方洲雜錄

裁刀

有古刀筆青綠裹身。上尖下環。長僅尺許。古人用以殺青為書。今人入文具似。惟有姚刀可入格。近有崇明刀頗佳。刀靶惟西番鸚鵡木最為難得。取其不染肥膩。其木一半紫褐色。內有蟹爪紋。一半純黑色如烏木。有距者價高。山西澤潞有不灰木。作靶亦妙。

剪刀

有賓鐵剪刀。製作極巧。外面起花鍍金。裡面嵌回回字者。如潘鐵所造。倭製摺疊剪刀。古所未有。有則寶之。後世必有好尚之者。

途利

小文具匣。一以紫檀為之。內藏小裁刀。錐子。它耳挑牙。消息修指甲刀。剉指剔指甲刀。

髮剛鐵子等件。旅途利用。似不可少。

書燈

有古銅駝燈。羊燈。龜燈。諸葛軍中行燈。鳳龜燈。有元燈。有青綠銅荷一片。紫駕花朵。於上。想取古人金蓮之意。用亦不俗。陶者有定窰三臺燈。紫有宣窰兩臺燈。紫俱堪書室取用。

香櫞盤

香櫞出時。山齋最要一事。得官哥定窰大盆。青冬磁龍泉盤。古銅青綠盤。宣德暗花白盤。蘇麻尼青盤。硃砂紅盤。青花盤。白盤。數種。以大為妙。每盆置櫞二十四頭。或二十三四頭。方足香味。滿室清芬。其佛前小几。上置香櫞一頭之橐。舊有青冬磁架。龍泉磁架最多。以之架玩。可堪清供。否則以舊硃雌茶橐亦可。惟小樣者為佳。

布泉

古之有堆積青綠錢。以金嵌貨布等字者。可作界畫軸。

鈎

古銅腰束繚鈎。有金銀碧瑱嵌者。有片金商者。有用獸而為肚者。皆三代物也。有羊

頭鉤螳螂捕蟬鉤。鈔金者皆秦漢物也。齋中以之懸壁。挂畫挂劍。及拂塵等用甚雅。自一寸以至盈尺皆可用。

簫

鶴脚銅鐵玉簫。杖簫。總不若紫竹九節而吹有奇聲者佳。湘竹眉綠九節者尤更難得。今會稽胡了凡雲間戈蓼汀所製可稱江南二絕。

塵

古人以玉為柄。用以對客清談者。近有天生竹邊若靈芝如意形者。有小萬歲藤。傍枝玲瓏透漏。儼肖龍形者。製為塵柄甚雅。其拂以白尾為妙。

如意

古人用以指畫。向往或防不測。煉鐵為之。長二尺有奇。上有銀錯。或隱或現。真宣和舊物也。近有天生樹枝竹鞭。磨弄如玉。不事斧鑿者亦佳。

詩筒葵牋

採帶露蜀葵研汁。用布揩抹竹紙上。伺少乾。以石壓之。可為吟箋。以貯竹筒。與騷人往來。賡唱。昔白樂天與微之亦嘗為之。故和靖詩有帶斑猶恐俗。和節不妨山之句。

韻牌

刻詩韻上下二平聲為紙牌式。每韻一葉。總三十葉。山遊分韻。人取一葉。吟以用韻。似甚便覽。

五嶽圖

篆法有二。一出唐鏡。一出道藏經。以玉篆圖琢為方圈。綴於漢唐巾兩傍。帶之甚雅。以黃素朱書。裱作三四寸高小卷。飾以玉軸錦帶。懸之杖頭。與葫蘆作伴。可拒虎狼。可遠魑魅。謂非負圖先生輩歟。

花尊

古銅花瓶。入土年久。受土氣深。以之養花。花色鮮明。或就瓶結實。陶玉器亦然。其式以膽瓶小方瓶為最。若養蘭蕙。須用觚。牡丹則用蒲槌瓶。方稱瓶內。須打錫套管。收口作一小孔。以管束花枝。不令斜倒。又可注滾水。插牡丹芙蓉等花。冬天貯水。插花則不凍損瓶質。

鐘

得古銅漢鐘。聲清韻遠者。佐以石磬。懸之齋堂。所謂數聲鐘磬。是非外。一個閒人天。

地間是也。

磬

有舊王者。股三寸。長尺餘。古之編磬也。有古靈壁石。色黑性堅者妙。懸之齋中。客有談及人間事。擊之以代清耳。靈壁石可收香。烟可終日不散。

禪燈

高麗者佳。有月燈。灼以乳酥。其光白瑩。真如初月出海。有日燈。得火內照。一室皆紅。曉日東升。不是過也。小者尤更可愛。價亦倍於月燈。角者似不堪用。

數珠

有以檀香車八菩提子。中孔着眼引繩。謂之灌香。世廟初。惟京師一人能之。果絕技也。價定一分一子為格。有金剛子。小而花細者甚貴。有人頂骨。以傍宗眼血實。色紅者為佳。枯黑為下。有龍鼻骨磨成者。謂之龍充。色黑。嗅之微有腥香。有玉瑪瑙琥珀。金珀。水晶。沉香。紫檀。烏木。棕竹。瑇瑁者。亦雅。珊瑚俗甚。記念有宋做玉降魔杵。玉五供養。有定窩豆。大葫蘆。有天生一寸小葫蘆。可作記總。

鉢

取深山巨竹。車旋為鉢。光潔照人。上刻銘字。填以大青。誠道家方物。似不可缺。

番經

嘗見番僧攜玉佩經。或皮袋。或漆匣。上有番篆花樣文字。四方三寸。厚寸許。匣外兩傍為耳。繫繩。佩服。中有經文。朱書。其密細精巧。中華不及。此真梵王物也。當與素珠同攜。坐卧。西風黃葉中。捧念西方大聖。作人間有髮僧。使心神閒靜。妄念自熄。養老之術也。

鏡

秦陀黑漆古光。背質厚。無紋者為上。水銀古花背者次之。俗謂面無打攪。輪轉。周圍形影不改為貴。有如錢小鏡。滿背青綠。嵌銀嵌金。五嶽圓及片子。鐵花。面無癩痕。清瑩如水。極可人意。價亦高貴。似不易得。攜具用之。山遊寺宿。亦不可少。菱花八角方鏡。悉不取也。

軒轅鏡

其形如越。可作卧榻前懸挂。取以辟邪。蓋山精木魅。皆能使形變。而不能使鏡中之形變。其形在鏡。則銷亡退走。不能為害。

劍

自古格物之製莫不有法傳流獨鑄劍之術不傳典籍亦不之載故今無劍客而世少名劍今所見有屈之如鉤縱之鏗然有聲復直如弦亦非常鐵能為也吾輩設此縱不能以禦暴敵強亦可壯懷志勇不得古劍即今之賓劍如雲南製者懸之高齋俾豐城隱氣化作紫電白虹上燭三台斗垣令熒熒夜光爍彼攬槍彗孛不敢橫焯逞色豈果迂哉。

遊具箋

笠

有細藤作笠方廣二尺四寸以皂絹蒙之綴簷以遮風日名雲笠有竹絲為之上以檉葉細密鋪蓋名葉笠有竹絲為之上綴鶴羽名羽笠三者最輕便甚有道氣

杖

有方竹上生九節其崇不滿七尺有棕竹合竹之字竹俱可作杖有三代時立鳩飛鳩杖頭周身金銀瑱嵌用以飾杖上懸二三寸長小葫蘆小靈芝及五嶽圖卷暮年携之探奇歷怪多有相長之益若萬歲藤藜藿為杖形雖奇怪此為老衲行具恐非

山人家扶老也姑置弗取

漁竿

江上一簑釣為樂事。釣用綸竿。竿用紫竹。綸不欲大。竿不宜長。但絲長則可釣耳。豫章有叢竹。其節長而直。為竿最佳。長七八尺。敲針作鉤。所謂一鉤掣動滄浪月。釣出千秋萬古心。是樂志也。意不在魚。或於紅蓼灘頭。或在青林古岸。或值西風撲面。或教飛雪打頭。於是披羽簑。頂羽笠。執竿烟水儼在。米芾寒江獨釣圖中。比之嚴陵渭水。不亦高哉。

舟

形如剡船。底惟平。長可二三丈有餘。頭濶五尺。內容賓主六人。僮僕四人。中倉四柱。結頂幔以蓬罩。更用布幕走簷罩之。兩傍朱欄。欄內以布絹作帳。用蔽東西。日色無日。則懸鉤高棹。中置桌凳。列筆牀香鼎。盆玩酒具花尊之屬。後倉以藍布作一長幔。兩邊走簷前。縛以二竹為柱。後縛船尾。釘兩圈處。以蔽僮僕風日。用二畫槳泛湖。棹溪更着茶竈。起烟一縷。恍若畫圖中一孤航也。別置一小船如葉。繫於柳根陰處。時而閒暇。執竿把釣。放乎中流。或於雪霽月明。桃紅柳媚之時。放舟當溜。吹紫簫鐵笛。

以動天籟。使孤鶴乘風。唳空。或扣舷而歌。飽飡風月。回舟返棹。歸卧松窗。逍遙一世之情。何其樂也。

葉棧

取吳中羅紋長箋為之。以蠟板研肖葉紋。用剪裁成。紅色者肖紅葉。綠色者肖蕉葉。黃色者肖貝葉。山遊時偶得絕句。書葉投空。隨風飛颺。泛舟付之中流。逐水浮沉。自多幽趣。

葫蘆

有天生一寸小葫蘆。用以綴為衣紐。又可懸於念珠。有物外風致。若用杖頭。掛帶盛藥。二三寸葫蘆亦妙。其長腰鷲鷲葫蘆。可懸藥籃左畔。右可為鷲瓢。吸飲。有小匾葫蘆。可為冠及瓢。俱以生相周匝。摸弄精神。無汗氣方妙。

瓢

有瘦瓢。其形如芝。如瓠者。山人攜以飲泉。大不過四五寸。而小者半之。惟以水磨其中。布擦其外。光彩如漆。明亮燭人。雖水濕不變。塵污不染。庶入精鑿。有小匾葫蘆。可作瓢。須摸弄瑩潔方妙。

樂藍

即水火藍也。有以二匾瓢為之。有遠紅漆者。上開一蓋。放丹爐一個。內實應驗樂膏藥。以便隨處濟人。山童攜之。有物外風致。

衣匣

以皮護杉木為之。高五六寸。蓋底不用板。幘惟布裏皮面。軟而可舉。長濶如繡包式。少長一二寸。攜於春時。內裝綿夾便服。以備風寒驟變。夏月裝以夾衣。秋與春同。冬則綿服。煖帽圍項等件。匣中更帶揸背竹靶并鐵如意。以便取用。

疊桌

二張。一張高一尺六寸。長三尺二寸。濶二尺四寸。作二面拆腳活法。展則成桌。疊則成匣。以便攜帶。席地用此擡合。以供酌酢。其小几一張。同上疊式。高一尺四寸。長一尺二寸。濶八寸。以水磨楠木為之。置之坐外。列爐焚香。置瓶插花。以供清賞。

提盒

高總一尺八寸。長一尺二寸。入深一尺。式如小厨。為外體也。下留空方四寸二分。以板閣住。作一小倉。內裝酒杯六。酒壺一。筋子六。勸杯二。空作六合。如方合底。每格高

一寸九分。以四格每格裝碟六枚。置菓散供酒觴。又二格每格裝四大碟。置鮭菜供饌筋外總一門。裝卸即可關鎖。遠宜提甚輕便。足以供六賓之需。

提爐

式如提盒。高一尺八寸。濶一尺。長一尺二寸。作三擡。下層一格如方匣。內用銅造水。火爐身如匣方。坐嵌匣內。中分二孔。左孔注火。置茶壺以供茶。右孔注湯。置一桶子。小鑊有蓋。頓湯中煮酒。長日午餘。此鑊可煮粥供客。傍鑿一小孔。出灰進風。其壺鑊。迥出爐上。太露不雅。外作如下格方匣一格。但不用底。以罩之。使壺鑊不外見也。一虛一實共二格。上加一格。置底蓋。以裝炭。總三格成一架。上可前關。與提盒作一副也。

備具匣

以輕木為之。外加皮包厚漆。如拜匣。高七寸。濶八寸。長一尺四寸。中作一替。上淺下深。置小梳匣一。茶蓋四。散盆一。香爐一。香盒一。茶盒一。匙筋瓶一。上替內小硯一。墨一。筆二。小水注一。水洗一。圖書小匣二。骨牌匣一。骰子枚馬盒一。香炭餅匣一。途利文具匣一。內藏裁刀。錐子。窰耳。挑牙。消息肉。又修指甲刀。銼髮刷等件。酒牌一。詩韻

牌一詩筒一內藏紅葉各箋以錄詩下藏梳具匣者以便山宿外用關鎖以啟閉攜之山遊亦似甚備

酒尊

注酒遠遊古有甕器甚佳銅提次之近以錫造者惡甚余意磁者負重銅者有腥不若蒲蘆作具內用堅漆挾之遠遊似甚輕便山遊當與已上三物束以二架共作一肩彼此助我逸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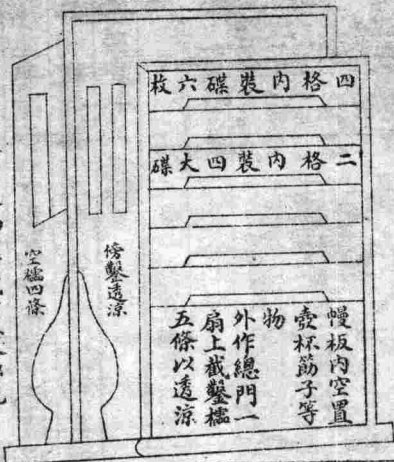
葫蘆樽用大小二匏為之中腰以竹木旋管為筍上下相聯堅以布漆頂開一孔如上式但不用品口上開一小孔并蓋子口透穿橫插銅銷用小鎖閉之



太極樽以匾匏為之豎起上鑿一孔以竹木旋口粘以竹足堅以漆布內以生漆灌之凡二次酒貯不且免沁溼以絡攜遊便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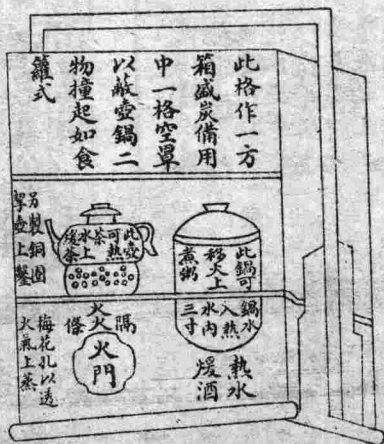


山遊提合圖式



不作提撞製為小厨式者恐格脚既空夏月取涼非厨不足以拘攝故耳

提爐圖式



唐宋以來文人學士耳聞目見俱以說部相尚其間詳藝苑之間情誌山家之清供
惟趙氏洞天清錄曹氏格古要論為別成一格余先祖儀部緯真公向傳有考槃餘
事四卷依類分箋辨析精審筆墨所至獨具瀟灑出塵之想俾覽者於明窗淨几好
香茗茗時得以賞心而悅目洵足與趙曹二書並垂不朽已乾隆乙巳夏日嗣孫繼
序百拜謹跋

考樂餘事卷四終